



巴哈欧拉故事集

Stories of Bahá'u'lláh

阿里-阿克巴·梅鲁坦口编



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Baha'i Publishing Trust Malaysia

目 录

序言	i
说明与致谢	v
第一章 童年和早期生活 (1817—1843)	1
第二章 巴比时期的经历及流亡他乡 (1844—1853)	9
第三章 居住巴格达和苏莱曼尼亚的日子 (1853—1863)	21
第四章 君士坦丁堡之旅 (1863, 5—8)	37
第五章 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 (1863—1868)	45
第六章 阿卡和巴吉 (1868—1892)	53
词汇表	118
译名对照表	121
参考书目	132

序 言

巴哈伊纪元132年语月19日（公元1975年12月11日），本仆人想编纂一部集子，将人们对天佑美尊——巴哈欧拉——生平的事迹收录其中。幸运的是，这个想法得到了亲爱的巴哈伊朋友们的认可和全心全意的支持。接下来，我便直接或者通过伊朗巴哈伊总灵理会与一些个人和家庭联系，他们应该有一些这样的记述和笔记。随后许多朋友都给了答复，并寄来了他们手头上所有相关的材料。我对这些实录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和审查，随后选出了最合适的篇章。其中一些我未作改动，而有一些则在编纂中作了概括和改述。此外，本书还参考了大量已出版或手稿形式的书籍和册子，从中挑选和总结了与完美圣尊生平相关的其他故事和回忆录。

必须补充说明的是，在有幸见到天佑美尊的人中（有的人多次获得这一惠赐），只有为数不多者为后人记录下了他们的所见所闻。因此，编纂这部集子的准备工作并不容易，我也不敢宣称这部集子是全面详尽的。不过，希望在朋友们日后的努力之下，它能变得更为透彻全面。的确，自这部故事集在1978年以Dástánhá'í Az Hayát-i-'Unşuríy-i-Jamál-i-Aqdas-i-Abhá（巴哈伊信托出版社，德黑兰）的标题首次出版以来，它已经因朋友们



巴哈欧拉
故事集

在过去两年里慷慨贡献的大量故事而获得了极大的丰富。

巴哈欧拉以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努里这一名字为同时代的人们所知。1863年，祂宣示了自己的身份，祂就是祂的先行者巴孛（上帝在本时代的显示者）所预示的那位应诺者。此后，祂便以巴哈欧拉（意为“上帝之荣耀”）之名为历史和全世界巴哈伊社团所知。在这些故事中，有幸在祂尊前的人们还经常用到其他的一些称谓，如天佑美尊、亘古美尊和完美圣尊，其他信徒也常常这样称谓祂。在《神临记》（关于信仰第一个百年的历史，圣护著）中，巴哈伊信仰圣护对其他许多表明祂的地位的称谓做了阐释。在此从中引用一段：“在如此戏剧性的境况中，祂受托承受了一个如此荣耀使命的重荷。祂不是别人，正是那个子孙后代将称赞、无数追随者已经承认的整个人类的审判者、立法者和救赎者，整个星球的组织者，人类之子的统一者，人们期盼已久的新千年的开创者，新‘普世周期’的缔造者，至大和平的创建者，至大正义的源泉，人类一家时代到来的宣示者，新世界秩序的创建者和世界文明的启示者和奠基人。”^①

我们在这些故事中看到了每一位先知或显圣者都拥有的两个地位。巴哈欧拉在《笃信经》（《伊甘经》）中对此作有描述。“其一是纯粹抽象且本质同一的身份……你若全用同一个名字称呼祂们……你并未谬失真理……因祂们每位皆召唤凡尘之民归信上帝之独一……藉由祂们的天启、属性与名号，上帝

^① 守基·阿芬第. 神临记. 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74:93-94.



的天启、属性与名号便昭显世间。”^①陪伴巴哈欧拉的人们和朝圣者对他表现出了完全尊敬和服从的态度，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们意识到了上帝将这一神圣的地位赐给了他选定的众位使者。启示的祷文、经文和书简中常含有对巴哈欧拉的一些珍贵描述，从中我们可以一瞥他的崇高和力量，以及他本人“完全的和绝对的无我”。在这身份里，我无法在“万名之主及穹苍之创造者”尊前“控制自己的祸与福，也无法控制自己的生命”^②。这第一个地位将他与此前所有的先知联系在一起。该地位的另外一个证据便是他没有借助任何我们经历过的交流，却拥有包纳一切的知识，他可以毫不费力地立刻知道他人的所想和别处发生的事情。在《已答之问》中，阿博都-巴哈对此做了解释，其中有这样的话：“由于那些神圣的实体，上帝的至高显示者们，涵盖了造物的精髓和属性，并包容了存在的实质且洞悉万物，因此，他们的知识是神圣的，而不是习得的。这就是说，那是一种天赐的恩惠，是神圣的启示。”^③最后，这些故事中还谈到一些事例，从中我们可以看到上帝所有的选定者都拥有的另外一种能力。阿博都-巴哈对此也有描述：“神圣显示者们是神迹的来源和奇妙征象的发出者。对他们而言，任何困难及无法做到的事都是可能的、容易的。因为

① 巴哈欧拉. 笃信经. 黄然, 译. 澳门: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11:76 88.

② 巴哈欧拉. 致狼子书. 守基·阿芬第, 译. 威尔梅特: 巴哈伊出版社, 1976:41. 长篇义务祷文.

③ 阿博都-巴哈. 已答之问. 廖晓帆, 译. 澳门: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09:129.



通过一种超自然的力量，他们显现出了奇迹；且借助这种超乎自然的力量他们对自然世界产生影响……但……对显圣者而言，这些神迹和奇妙征象都不重要……因为倘若我们把神迹当成有力的证据，那也只是对那些当其演示时在场的人来说是证据与证明……”^①

这些故事中生动刻画的第二个地位则属人格，“相异的身份，它属于受造界及其局限。就此而言，诸位显圣者各有其独特的个性、明确规定的使命……”^②尽管拥有无可想象的威严、权威和力量，但是在与朝圣者和身边人们的相处中，巴哈欧拉表现出了无上的宽容、慈爱、幽默和简朴，令我们深受触动和启迪。就像一位亲切的父亲一样，祂体贴、温和地养育着祂的孩子，根据其理解水平、能力和灵性程度给其忠告。祂用这样的方式跟每个人讲话，任何人都能蒙受祂的仁惠。

祂施与每个人的恩惠是如此厚重，

所有人都称祂为自己的主。

的确，在《笃信经》中，天佑美尊对祂的这一地位给予了最好的描述：“我对人人都是最为仁慈的同伴，最为宽厚、深怀挚爱的朋友。与穷人相伴，我缔结情谊；在尊贵博学者当中，我恭顺谦从。”^③

① 阿博都-巴哈. 已答之问. 廖晓帆, 译. 澳门: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09:84.

② 巴哈欧拉. 笃信经. 黄然, 译. 澳门: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11:87.

③ 巴哈欧拉. 笃信经. 黄然, 译. 澳门: 新纪元国际出版社, 2011:123.

说明与致谢

文中巴哈欧拉所说的话不应被看做直接引语，而是由朝圣者及他人回忆和记录的言辞。从1817年出生在德黑兰，到1892年在监狱之城阿卡附近的巴吉宅邸升天，巴哈欧拉的一生充满了变故。巴哈欧拉从富裕安逸的环境，来到了德黑兰阴暗污秽的西亚查尔监狱，遭遇了突然、不公的囚禁，1853年又被永久地驱逐出了他的祖国，先是被流放至巴格达，他于1863年在当地的里兹万花园宣示了他的使命，随之又被放逐至奥斯曼帝国遥远的西部边境——阿德里安堡，然后在1868年被永久放逐至“至大监狱”——其间发生的事件远非本书所能一一记录。许多著作记述了这些事件，如一些历史著作，其中最重要的当属巴哈伊信仰之圣护所著的《神临记》。再如纳比勒-阿扎姆独一无二的札记，其中有一部分收录在了《破晓群英传》中，不过许多有关巴哈欧拉的资料仍未出版。还有最近的许多书籍也都有收录。参考书目中列出了其中的一些书名，便于读者还原这些故事的真实场景。

许多人提供了他们的亲属讲述的故事，帮助我编纂了这部集子，我向他们表示诚挚的谢意，并在此列出他们的名字，请他们相信，我已在神圣陵殿中为他们祈祷。



巴哈欧拉
故事集

.....

阿布-卡西姆·阿夫南

艾哈迈德-阿斯巴奇

阿明·贾扎布博士

阿塔乌拉·纳迪米·设拉子博士

阿塔乌拉·纳特奇

阿塔乌拉·希鲁斯

法雷顿·拉希米

哈比卜·塔赫尔扎德

伊扎特-塔毕比·纳加法巴迪

贾拉勒·纳赫贾瓦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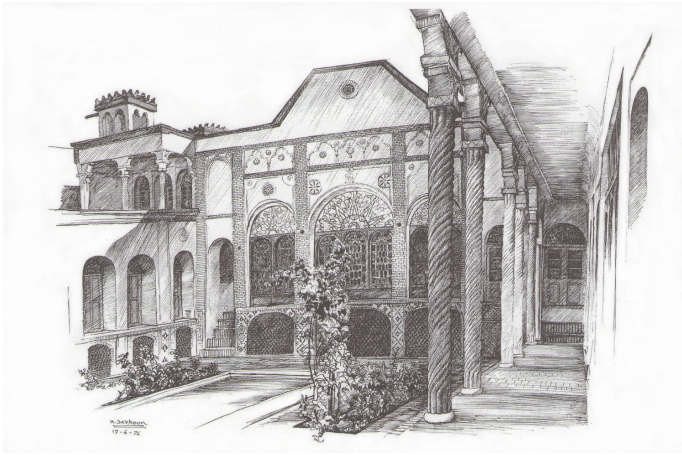
贾拉勒·纳特奇（胡玛尤尼）

迈赫迪·萨曼达里博士

我还应深深地感谢卡塔云和罗伯特·克里勒，他们将本书由波斯语精心地译成了英语。

每个故事结尾的出处中都列出了作者和提供者的名字，参考书目中还列出了详细的已出版的资料。应该说明的是，有的故事是根据纳比勒-阿扎姆未出版的材料编纂的，这类故事后面仅标注为“纳比勒”。

第一章
童年和早期生活
(1817—1843)



此宅邸位于德黑兰，属于米尔扎·布祖尔格及其儿子米尔扎·侯赛因-阿里，即巴哈欧拉。宅邸由米尔扎·布祖尔格所建，后被卡扎尔王朝的王子们抢占。从画面右边的门可以进入客厅，客厅可以看见花园，画面左边的风塔高于房顶，使宅邸显得格外壮观。



1

阿博都-巴哈讲述了以下关于巴哈欧拉童年和青年时期的故事：

天佑美尊^①的母亲对她的孩子深深着迷，她无法掩饰自己对祂行为的惊奇。“这孩子从来不哭，”她经常这样说，“其他哺乳期的孩子总是又哭又叫，从来都不安宁，祂却不是这样……”

2

五六岁时，天佑美尊做了一个梦，并将之告诉了父亲。梦中的祂在一个花园里。巨大的鸟从四面八方袭击祂，却不能对祂造成任何伤害。随后祂走向大海，当祂游在其中时，空中的鸟和海里的鱼都攻击祂，但祂毫发无损。

祂的父亲叫来了一位著名的解梦人。解梦人说道：“这个梦表明，这个孩子将成为一项伟大事业的奠基者，全世界的领袖们和博学之士都会攻击祂，但就像那些鸟和鱼一样，他们都伤害不了祂。祂将战胜一切。”

① 天佑美尊（the Blessed Beauty），对巴哈欧拉的尊称。——编注



3

巴哈欧拉七岁时，有一天，祂来回踱着步，母亲看着祂优雅的举止，说道：“祂的个子有点矮。”但祂的父亲回答道，“这无关紧要。你没有觉察到祂的才华和能力吗？如此聪慧！如此敏锐！祂就像一团火焰。虽然还很年幼，祂却超过了成人。”

每当人们讨论难题而无人能解时，年轻的天佑美尊总能给出答案。

（伊斯哈格-哈瓦里，第62，65，67页）

4

当天佑美尊还是个孩子时，祂看到一位税收官三度对祂的父亲恶语相向，刻毒、无理地要求父亲缴纳税款。祂不能忍受这样的不公，于是，尽管年纪尚小，祂却翻身上马，骑了两天，最终来到了德黑兰。在那里，祂力求让那位无理、专横的税收官被罢黜官位。祂成功地拿到了罢免书，然后回到父母身边。

（迪亚·巴格达迪博士回忆录，
未出版，记录的是阿博都-巴哈讲述的故事）



5

有一天，年轻的天佑美尊参加一个集会。集会的组织者是米尔扎·纳扎尔-阿里，他是一名苏非派穆尔希德（即灵性导师）。在穆罕默德·沙阿^①的朝廷中，他比当时的首相哈吉·米尔扎·阿加西还要受人尊敬。米尔扎·纳扎尔-阿里滔滔不绝地演说，最后居然宣称：“我将是最后一位拥有神秘知识的人，在我之后，此领域再不会有伟大的人出现，因为我已经到达了如此平和的境界，即使耶稣基督本人突然出现在门口，我的状态也不会改变。”

除了巴哈欧拉以外，每个人都在点头，小声附和着。于是，巴哈欧拉对他说：“吉纳卜-哈基姆，我要问你一个问题，请你务必如实回答。如果未经你的许可，门帘掀起，皇家行刑人持剑闯入，向你行来，你还能否保持镇定？”

米尔扎·纳扎尔-阿里想了片刻，回答道：“不能，我无法保持镇定。”

“如果这样的话，”巴哈欧拉说道，“那你就不应做如此的宣称。”

（纳比勒）

^① 沙阿（Sháh），波斯语古代君主的头衔。——编注



6

在马赞达兰省的雅鲁德村，著名的穆智台希德^①谢赫·穆罕默德-塔基身边约有一千名神学学者，他为这些人讲课，有时还会向他们提出一些难题。一天晚上，他与一些学生在一起，并要求他们解释一则伊斯兰圣训。学生们提出了各种见解，都不能让他满意。巴哈欧拉与这位穆智台希德是远亲，祂有时会在雅鲁德落脚。这一次祂也在场，谢赫·穆罕默德-塔基邀请祂作解释。巴哈欧拉的回答让这位学识渊博的人陷入了沉默。到了第二天，他责备了自己的学生：“我教导、培养你们不少于二十五年了，但你们完全无法理解圣训的意义，而一位涉世未深的少年却能给出如此不同寻常的解释。”

（伊斯哈格-哈瓦里，第65-66页）

7

德黑兰附近的古奇-希萨尔村以其宜人的气候而著名，亘古美尊在那里有一片土地。一天，首相哈吉·米尔扎·阿加西正从村子经过。那片土地的美景深深地吸引了他，于是他让巴哈欧拉将其卖给他。“如果这是我自己的，”巴哈欧拉回答道，“我会欣然同意。因为这个转瞬即逝的世界在我眼中毫无

① 穆智台希德 (Mujtahid)：穆斯林律法博士。——译注



价值，我对其没有眷恋。而这个小村就更是如此。不过，还有其他的人，包括一些未成年人，和我共同拥有这片土地。把你的打算和他们商量一下，如果他们同意，我们就按你的意愿办。”

(纳比勒-阿扎姆，第83-84页)

8

在巴孛1844年宣示之前，巴哈欧拉居住在德黑兰。不过到了夏天，祂常常待在希米兰地区的穆尔-马哈里村，有时还会去努尔地区的塔库尔村。有一年，祂在穆尔-马哈里的一个花园里消夏。花园被称作“哈吉·巴吉尔花园”。祂住在一座三层的寓所中，可以俯瞰一个小湖。湖中央有一大片四周长满植物的平台基岩。有时，他们会在平台的中央扎起帐篷，大约一百五十位朋友聚集在此花园中。天佑美尊常常说起那个地方。

(阿博都-巴哈致贝希尔-伊拉希的书简，
伊斯兰历337年12月16日)

第二章

巴比时期的经历及流亡他乡

(1844—1853)



巍峨的阿勒布兹山脉彰显出马赞达兰山区居民的劳动和意志力，与大自然搏斗，在每一个受造物中领略神的存在。



9

巴孛宣示后不久，天佑美尊决意将祂的讯息传给马赞达兰省的人们。该省一位极富影响力的神职人员派了两名最为勤勉的学生（两人也是他的女婿），到达尔卡拉找巴哈欧拉，质疑祂的讲道。初次见面，两人在听了巴哈欧拉的阐述后，便被深深地迷住了，谦卑地表示愿意为巴哈欧拉服务，并且不再回到他们的老师身边。两人皈依的消息迅速在该省传开了，此事对促使众人接受巴孛圣道起了重要作用。

（纳比勒-阿扎姆，第79页）

10

在巴达什特村，八十一位门徒聚到一起召开会议。从抵达之时到离开之日，他们都是亘古美尊的客人，谁都不用捐献自己的东西。

（纳比勒-阿扎姆，第211页）



11

在阿莫勒市的一天晚上，巴哈欧拉去谢赫·塔巴尔西堡垒，拜访被围困在那里的巴比信徒。陪同祂一起的有穆拉·巴吉尔-大不里士、卡尚市的哈吉·米尔扎·贾尼以及祂的异母弟弟，米尔扎·叶海亚。在路上，政府的官员将他们逮捕并关了起来。神职人员叫嚣要将他们处死，不过，代理的行政长官非常为难，希望等行政长官回来后再处理他们，因此只下令对他们处以笞刑。此时巴哈欧拉开口了。“他们只是我的同伴，”祂说，“没有任何罪过，我愿代他们受罚。”天佑美尊受到了严重的刑罚，双脚鲜血淋淋。

（纳比勒-阿扎姆，第265-268页）

12

有一天，在德黑兰，首相米尔扎·塔基汗让巴哈欧拉解释这句经文的涵义：“他认识陆上和海中的一切……没有一样不详载在天经中。”^①巴哈欧拉回答道：“这意味着一切都包含在《古兰经》中。”首相随后又问，《古兰经》中是否有谈到他本人。“有，”巴哈欧拉说道，“《古兰经》有言：‘我的确求庇护于至仁主，免遭你的侵犯，如果你是塔基（敬畏

^① 《古兰经》6:59。



的)。’ ”^①这句经文的涵义让米尔扎·塔基汗十分不悦，但他强忍怒火，继续问道：“有没有说我的父亲呢？”巴哈欧拉再次回答道：“《古兰经》有言：‘真主已命令我们不可确信任何使者，直到他昭示火所焚化的库尔班（供物）。’ ”^②这让米尔扎·塔基汗勃然大怒，因为他的父亲是加伊姆-麦卡姆^③的厨师，其名就叫库尔班，且终日与火打交道。

（纳比勒）

13

天佑美尊讲述道：“一天，艾米尔·尼扎姆表达了想要拜访我的愿望。会面时，他诚恳地说：‘我非常清楚，在穆拉·侯赛因以及其他（巴孛的）追随者受困于谢赫·塔巴尔西堡垒期间，如果不是您为他们提供了救援和帮助，他们定然无法在长达七个月的时间里抵抗政府的军队。不过，我们当时却未能体察您参与此事的动机，而且遗憾的是，沙阿和整个国家也没有从您优秀品质中受益。我刚刚想到，由于沙阿启程去了伊斯法罕，您不妨到卡尔巴拉和纳杰夫的圣殿逗留一段时间。沙阿回来后，我愿意任命您做大臣。’ ”

天佑美尊婉拒了这一政府官职。不过，祂接受了离开这里

① 《古兰经》19:18。

② 《古兰经》3:183。

③ 地方行政长官。——译注



的建议，于是几天后就去了卡尔巴拉。

（纳比勒-阿扎姆，第434页）

14

谢赫·哈桑-佐努齐是巴孛最早的追随者之一。巴孛对他说了这样的话：“你必须去往卡尔巴拉，在亲眼目睹应允者侯赛因的圣美之前，你要一直待在那里。到那时，代我问候祂，并向祂转达我的爱戴与忠诚。”听了这句话之后不久，谢赫·哈桑就把家搬到了卡尔巴拉。

在卡尔巴拉，他以当抄写员为生。那一天（1851年10月5日），在经过伊玛目侯赛因灵祠的内院大门时，他第一次见到了天佑美尊。巴哈欧拉亲切地转向他，拉住他的手，以一种力与美的语调说道：“就在今天，我要使你作为一名巴比教徒而闻名于整个卡尔巴拉。”两人一起走在市场的街道上时，祂继续对谢赫·哈桑说着话。最后，祂突然说道：“感谢上帝吧，因为你一直住在卡尔巴拉，并且亲眼目睹了应允者侯赛因的圣美。”

谢赫·哈桑怀着深深的敬畏之情想起了巴孛给他的许诺。他的喜悦之情如此强烈，令他难以自持。

（纳比勒-阿扎姆，第24-25页）



15

巴哈欧拉的女儿巴希叶·哈努姆回忆了她六岁时的一天：

我们住在乡间的房子里，我的父亲出去了。当时正值一位几乎疯狂的年轻巴比试图刺杀沙阿的那段时期。一名仆人突然跑了进来，焦急万分地来到母亲面前。“主人……主人祂……”他喊道，“被捕了——我看到祂了！祂赤脚游街已经走了很远，双脚都在流血。他们打了祂！祂的衣服被扯破了，脖子上还戴着枷锁！”

母亲的脸色越来越苍白。我们几个孩子都吓坏了，悲伤地哭泣着。

（布洛姆菲尔德，第40—41页）

16

当天佑美尊从希米兰地区的扎甘迪村（德黑兰北部的一处避暑胜地）被押往西亚查尔地牢时，祂成了人们嘲讽和诋毁的对象。暴民们向祂投掷石子、木棍，以及街道两旁任何随手可拿的东西。这些暴民中有一位老妇人，她手里拿着一块石头，却跟不上行进的队伍，便央求押送的卫兵不要剥夺她获得灵性奖励的机会。巴哈欧拉看到了她，请求卫兵“也允许这位老妇实现她的愿望”。

（纳比勒-阿扎姆，第444—445页）



17

在一篇书简中，阿博都-巴哈描述了这样一个事件，如下是其梗概：

亘古美尊^①在1851年首次去往巴格达时，一位名叫阿卜杜勒-瓦哈卜的年轻人见到了祂。阿卜杜勒-瓦哈卜是最为忠诚的巴比信徒之一。他请求巴哈欧拉指引他的父亲，即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后者一见到巴哈欧拉便成为了一名信徒。

巴哈欧拉要回德黑兰时，阿卜杜勒-瓦哈卜希望能陪伴祂，但巴哈欧拉劝他说：“你是独子，你应和你父亲待在一起，这就如同是陪我踏上旅途。”

巴哈欧拉启程前往德黑兰之后不久，阿卜杜勒-瓦哈卜变得烦躁不安、郁郁寡欢。他的父亲知道他为何苦恼，便同他讲：“我的孩子啊！虽然我一刻也不愿同你分开，但我不能抑制你的渴望和热情。你还是立刻前往德黑兰吧。”

这位年轻人就到了德黑兰，抵达之时他是如此幸福和喜悦。由于不久前刚发生了行刺沙阿的事件，于是他没过多久即遭逮捕，镣铐加身的他被关进了西亚查尔监狱。在那里，他发现自己又来到了亘古美尊前。几天后，狱卒来带他出去行刑，这名容光焕发的年轻人站起身来，亲吻了天佑美尊的双手，在同狱友道别之后，一路踏着舞步走向了他的殉道之地。

得知此事后，阿卜杜勒-瓦哈卜的父亲跪倒在地，为儿子

① 亘古美尊（Ancient Beauty），巴哈欧拉的尊称。——编注



在全能上帝的道路上献出生命而满怀感激。

(《麦卡提卜-阿卜杜勒-巴哈》，第407页)

18

颇有影响的哈吉·苏莱曼汗殉道时被人在身体上挖洞，并在其中插入点燃的蜡烛）有一位名叫阿巴斯的仆人。阿巴斯本来接受了巴孛的信仰，但随后又背叛了他的主人。不管认识与否，他总会指控别人是巴孛的追随者。无论指控是否属实，他只需要说曾经在主人家中看到过某人，这人便要么付一大笔钱赎回自由，要么被处死。

在政府的坚决要求下，阿巴斯被派到了关押巴哈欧拉的地牢（西亚查尔监狱），去指证祂参与到了刺杀纳赛尔丁·沙阿的事件中。阿巴斯相信，这样做会让他获得沙阿母亲赏赐的象征荣誉的袍子，并被任命为她的私人受托人。

阿巴斯前后几次被带进了监狱。每次被引领到天佑美尊尊前时，他却只能揉揉眼睛，短暂地注视一下祂的面容，然后就发誓自己从未见过这个人。

(纳比勒-阿扎姆，第464-465页)



19

有一天，纳赛尔丁·沙阿派人往关押巴哈欧拉的西亚查尔监狱送来了一大盘羊肉串，给囚禁在这里的犯人吃。天佑美尊的同伴们等着祂的准许去拿羊肉串。不过，祂却把羊肉还给了狱卒们，只有米尔扎·侯赛因-库米表达了想吃的意愿，其他人虽然饥肠辘辘，却都接受了巴哈欧拉的决定。

（纳比勒-阿扎姆，第462页）

20

阿博都-巴哈讲述了自己童年时期的一个故事：

在天佑美尊遭到囚禁期间，有一次，我坚持让人带我去看祂。最后，在一位仆人的陪同下，我被送到了监狱。在狱卒们的带领下，我们来到了关押祂的地方，然后仆人把我举到肩膀上，带着我往里走。我看到一段陡峭的斜坡下一片漆黑。我们走过了一条狭小的门道，然后下了两段台阶。但没过一会儿我们便完全看不见任何东西了。正走在台阶上时，突然传来了天佑美尊的声音：“不要带祂进来。”于是我们又返回了，等着囚犯们被带到院子里。突然，他们带出了天佑美尊，祂被人用锁链和其他人拴在一起。那真是一条可怕的锁链！由于它十分沉重，天佑美尊几乎难以挪动步伐。对我来说，那是一个令人



心碎的悲伤时刻。

(扎尔加尼，第二卷，第206页)

21

出自巴希叶·哈努姆的回忆：

被囚禁于西亚查尔监狱的那段时间，天佑美尊病得很重，以至于无法吃粗糙的食物。我的母亲深感忧虑，在天佑美尊获释后去往巴格达的艰难旅程中，母亲总是尽量想办法给祂做一些可口的食物。有一天，她好不容易弄到了一些面粉。那天晚上，她在客栈为祂做了一个甜蛋糕。但是，天啊！她在黑暗之中把盐当成了糖，蛋糕因此让人无法下咽。

(布洛姆菲尔德，第46—49页)

22

1915年8月，阿博都-巴哈在一次讲话中讲述了这个故事：

那是天佑美尊家中最珍贵的物件之一——一串珍珠做的念珠。用当时的价格来衡量，大概值一万土曼。它的每一颗珍珠都有榛子那么大，而且每颗珍珠中间都镶嵌了一块翡翠。由于我们的财物被抢劫一空，我们只好拿这串念珠在一家信托行当



巴哈欧拉
故事集

了一千土曼。由于利息越积越高，我们无力赎回。今天，如果这串念珠还在我们手上，它在巴黎能卖到十万土曼。

天佑美尊的另一个珍贵物件是一部关于哈菲兹的书稿，出自米尔·伊马德的手迹。穆罕默德·沙阿派了一位使者来询问这部书稿的价格。天佑美尊做了答复：“这部书稿包含一万两千首诗，每一首都价值一个阿什拉菲（相当于一个金币），因此这本书值一万两千个阿什拉菲。”穆罕默德·沙阿的答复是：“一万两千个阿什拉菲，我们可以用这些钱装备整整两个团的士兵了。”

天佑美尊还有一件贵重的物品，是库迈勒祷文。该祷文由阿布-塔利布之子伊玛目阿里以库菲克体书写而成。当时的学者，包括米尔·伊马德，都以书面形式证实了祷文的确是伊玛目阿里的真迹。其价值之高，绝对堪称无价之宝。

我们曾拥有无数的珠宝和诸多珍贵的物件，但它们全部丢失了。虽然拥有这样巨大的物质财富，但到达巴格达时，我们却不名一文。

（纳比勒）

第三章

居住巴格达和苏莱曼尼亚的日子

(1853—1863)



巴格达



在家人的陪伴下，巴哈欧拉从伊朗出发，在冬天最寒冷的日子里跋涉了三个月后，于1853年4月8日抵达巴格达。下面的这些故事与祂居住在那里的十年相关，这中间还包括一段隐居时期：从1854年4月到1856年3月，祂装扮成托钵僧，生活在库尔德斯坦山区的苏莱曼尼亚镇。

23

有一次，至大圣叶巴希叶·哈努姆提到了他们在巴格达的处境：

由于种种磨难和监禁生活，我的母亲阿西叶·哈努姆的身体非常虚弱，还不得不超负荷地工作。我的父亲为她的健康忧心忡忡，有时父亲会帮她做饭，去苏莱曼尼亚镇之前和回来之后都是如此。我的叔叔阿迦-卡利姆也是我们在各种处境下的帮手，并且总能为我们带来慰藉。

（布洛姆菲尔德，第47页）

24

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在内里兹地区深受敬重，他是巴



字最早的门徒之一。第二次内里兹动乱爆发后，他饱受拷打，几乎不能动弹。但他居然拖着病体，走到了内里兹的郊区。然后他就像一个没有生命迹象的躯体，倒地陷入了睡眠。下面这个故事出自他本人之口：

睡梦之中，我看到了亘古美尊。尽管我从未见过祂，但我确信那就是祂，确信祂在巴格达。祂对我这样说道：“虽然你身受重伤，但我会向你提供护佑，让你有生命之气。不要伤心，到巴格达来找我吧。”

“但我没有钱，”我回答道，“也无力站起来。”

祂又说：“你的确信靠上帝吧？”我回答说：“我一直信靠上帝。”

这时我醒了过来，让我深感惊奇的是，我看到一个车队在不远处扎起了帐篷，就在我睡着的河岸旁。原来，他们是去往卡尔巴拉的朝圣者，许多人都是步行从克尔曼省来的。

有人从一顶帐篷里走了出来。让我奇怪的是，他径直朝我走来，让我随他过去。我诧异得不知所措，仍然待在原地没动。他又把刚才的话重复了一遍。我便跟着他进了那顶帐篷。

在那里，我看到几个人在照料一名仪表不凡的男子。为了表示对我的尊敬，那名男子坐了起来，并让我坐到了他的身旁。

“那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我梦到伊玛目侯赛因托我照料一个人，相貌和特征都与你吻合。他对我说：‘这位哈吉^①是我的客人。他应陪你到卡尔巴拉。’所以，到卡尔巴拉之前，

① 哈吉（Hāji），对去过麦加朝圣的穆斯林的尊称。——译注



你都是我的客人。”

于是，没有惯常的礼节性介绍，这位气度不凡的先生就带上了我。他常常说：“伊玛目把你带到了我的身边，并强调一定要让你受到最热情的款待。”

抵达巴格达时，我告诉他：“我们就此别过。”他说，我应陪他一同到卡尔巴拉。不过我解释道：“托你照料我的同一位受福佑之人也出现在了梦中，祂邀请我到巴格达。因此，我应留在这里，就不和你继续往卡尔巴拉走了。”

听了我的话，这位主人的脸色变得苍白。他满怀歉意地说道：“其实，伊玛目侯赛因本就让我把你带到巴格达。”随后，他非常和善地与我道别了。

来到天佑美尊尊前时，我认出祂就是我在梦中看到的那位圣者，并且得到了祂无尽的恩典。

(纳比勒)

后来，《赛布尔章》便是为这位哈吉·穆罕默德-塔基所启示的。他在阿德里安堡去世时，正是巴哈欧拉居住在那里的最后几天。

25

居住在苏莱曼尼亚地区的塞尔-杰卢山上时，有一天，天佑美尊遇到了一名学生。这名学生来自哈尼加的一所学校，正坐在路边难过地哭泣。被问到为何伤心时，男孩回答道：“今



天，我们老师给了所有的孩子一份范本，让他们练习书写。但我被他赶了出来，也没有范本。”“如果你把纸笔带来，”巴哈欧拉温和地建议道，“我会为你做一份范本。”

回到学校后，这个孩子把巴哈欧拉优美的范本给老师和同学们看了，每个人都惊叹不已。这件事传遍了苏莱曼尼亚。人们争相传阅，看到的人都萌生出深深的敬意和好奇。

（纳比勒）

26

在苏莱曼尼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天佑美尊几乎完全把自己关在一间石屋里，闭门不出。

（迪亚·巴格达迪博士回忆录，未出版，
记录的是阿博都-巴哈讲述的故事）

27

巴哈欧拉在苏莱曼尼亚启示了一篇书简，其开头为“我的上帝啊，赐我一颗纯洁之心吧……”在提到这篇书简时，阿博都-巴哈说：“第一次读这篇书简时，我失声痛哭。”

（语出阿博都-巴哈，迪亚·巴格达迪博士的回忆，未出版）



28

天佑美尊在巴格达的日子通常都是这样度过：先在一间安达鲁尼^①用早茶，然后去作为接待室的比鲁尼^②，也就是房子靠外的部分。在这里，信徒们齐聚在祂尊前。祂有时坐着，有时来回踱着步，和大家度过三十分钟到一个小时的光光。

随后，祂会在两名信徒的陪同下，步行到赛义德·哈比卜-阿拉伯在巴格达老城区的咖啡馆。^③祂的目的是传导上帝的信仰，弘扬圣道。一些居民以及其他许多渴望见到祂的人都会赶往那里，以便来到祂的尊前，从祂的话语中汲取养分。这家咖啡馆经常有杰出人士光顾，店主赛义德·哈比卜虽然不是信徒，但他对至高无上的天佑美尊总是十分谦恭。

这样的讨论经常持续一个多小时。结束之后，巴哈欧拉会回到祂的住处，把下午的时间用来接待朋友们。随后，祂会再次光顾咖啡馆，日落时分再回到家中。有一次，来的信徒比以往要多，他们聚集在房子的外堂，天黑之后又待了两个钟头才从祂尊前离去。

除了同伴，巴格达著名的宗教领袖和达官贵人也会拜访天佑美尊，但祂从未去过他们的家。社会每个阶层的人都习惯于带着最令他们困惑的问题来请教祂。

(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勒曼尼回忆录)

① 安达鲁尼 (andarúni)，内室或闺阁。

② 比鲁尼 (birúni)，外堂或男子的房间。

③ 当时的达官贵人经常去的一个地方。



29

巴哈欧拉忠诚的弟弟阿迦-卡利姆向纳比勒讲述了下面这个事件：

在巴哈欧拉的一些深怀偏见的敌人的挑唆下，一天晚上，一大群什叶派库尔德人来到了祂在巴格达的住所，意图挑起事端。来到院子里之后，他们一言不发，都在墙边站着，等待着拔剑的号令。

天祐美尊向他们之中的一个人问道：“在你看来，那些在卡尔巴拉沙漠包围了殉道者之王子（伊玛目侯赛因），意欲杀害他及其追随者的人是不是上帝和祂使者的信徒？”

“很明显，”对方回答道，“他们不是信徒，因为如果他们是穆斯林，相信上帝和先知，他们便不会杀死先知的亲属和祂的追随者，也不会囚禁上帝之先知的家人。”

巴哈欧拉随即邀请他们到家中入座，给他们上了茶点，准备为他们详细地讲述伊玛目侯赛因的悲惨故事和他殉道的经过。那些库尔德人一个一个地坐下了，亘古美尊向他们讲述了耶齐德对抗伊玛目侯赛因的历史。这个耶齐德继承父业，当了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二世。巴哈欧拉回忆了当初领兵攻击侯赛因的人的名字。这些人带着多达四千人的军队，而侯赛因身边只有区区两百人，由家眷和忠实的信徒组成。祂还讲了骑兵将领胡尔内心的惊人转变，并转投到侯赛因这一边。

巴哈欧拉最后说道：“于是，他们无比残忍地杀害了伊玛目侯赛因，随后宣称：‘侯赛因的确背弃了他祖父的宗教，并



被他祖父之剑杀死。’ ”

库尔德人深受触动，哭泣着起身离座，并亲吻了巴哈欧拉的衣袍。他们说：“我们就像胡尔，一开始想要杀死殉道者之王子，但悔过之后，他成为了第一个在伊玛目侯赛因的道路上献出生命的人。”他们怀着无比真诚和谦卑的感情，请求巴哈欧拉准许他们离开。

(纳比勒)

30

一天，波斯驻巴格达领事馆的一名官员找到巴哈欧拉，向他报告说，一名被控叛变政府的波斯人宣称忠诚于他。出于对巴哈欧拉的尊重，他们犹豫不定，尚未采取行动，而是先来征求他的建议，到底该如何处置这个恶人。

“告诉他，”巴哈欧拉讲道，“在这个世界上，无人可宣称与我有任何关系，除了那些以全部的行为和举止来遵循我的典范的人，其坚定之程度令地球上的所有民众都无力阻止他们做出适当、合宜之言行。”然后他转向当时也在场的阿迦-卡利姆，解释说如果他本人的弟弟“做出违背国家或宗教之利益的行为，其罪过在你们看来确凿无疑”，那么他欣于见到他受到严重的惩罚，并会因此而怀有感激之情^①。他们不应接受任

① 守基·阿芬第. 神临记. 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74:133.



何人的求情，也不能听信一个谋划并犯下卑劣罪行的人宣称与祂有关系的话语。

领事馆的使者毕恭毕敬地离开了。

（纳比勒）

31

阿卜杜拉在巴格达东部的贾萨尔有一家咖啡馆。每天早茶过后，天佑美尊总是光顾这里。祂常常在日落之后去马兹拉埃-瓦什沙什，那是阿迦-卡利姆在巴格达以南两英里处租下的一个农场。那里由底格里斯河的河水灌溉，人们专门为巴哈欧拉搭起了一座凉亭。有时农场中间还会搭起一顶大帐篷。这里也是神圣家族最喜欢到访的一个地方。

巴哈欧拉所到之处，无论是不是信徒，人们总会聚到一起，聆听祂的话语，并从中汲取营养。

32

一天，从卡济迈因行往巴格达时，天佑美尊说道：“什叶派信徒良好礼仪都丧失殆尽了！虽然他们承认圣训，‘信徒生活在两个世界之中’，但他们进入神圣的场所时，衣冠不洁，嘴里散发洋葱大蒜的臭味。这些地方的臭气令人作呕，我甚至



不愿提及。舒贾-道莱（波斯的一位王子和高官）曾说：‘您对伊玛目们的敬意是无法言说的。’”

随后巴哈欧拉讲述了这个故事：“有一天，我走进了卡玛里的清真寺，那里离我的住处不远，靠近底格里斯河。我看到一个人不经思考地透露出隐含在诗文中的奥秘。那些具有象征意义的诗文是全能的上帝在《古兰经》中启示的。我想要干预，但很快就发现，言者和听者都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托付于此人的封印之酒仍未开封，因此唯有心中纯洁者曾经品尝到它，唯有乐于接近上帝的人闻过它的芳香。

“那个清真寺的伊玛目问我从哪个国家、哪座城市而来。我回答道：‘我居住的地方叫阿玛。’‘那是座什么样的城市？’他询问道。‘那里的太阳从不会被遮蔽，’我回答说，‘那里的月亮环绕在光芒之中，连星星都璀璨夺目。溪流潺潺，土地肥沃，果实丰硕，鲜花不败，其惠赐无限，其恩典不竭。’

“伊玛目非常惊奇，说道：‘我们从不知道有哪个城市叫这个名字，且符合这样的描述。哦，希望我们也可以生活在那座城市之中。’很明显，想法极为简单的他觉得这座城市存在于人间。

“伊玛目经常想来到我的尊前。他品格良好，通晓多门知识。他名叫阿卜杜斯-萨拉姆·埃芬迪，在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的学校教书。我安排他在某几天的上午和下午同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讨论学术问题。有一天，他说：‘我教书、做研究三十多年，而当学生们提出问题，我仍不得不去



翻阅书本。您的这个才华卓著的孩子却能给出我从未想到的解释。’

“‘至大圣枝的本质彰显了上帝的本质，’我解释道，
‘至大圣枝可以毫不费力地理解科学问题，认知别人无法知晓的事实。祂甚至就像巴孛。虽然只练习了几页，巴孛却能写出优美的书法；虽然只上了几天学，却有源源不断的神圣知识自祂心中流出。同样，只要至大圣枝看到某些方面的知识，祂都能立刻理解，其理解程度之深，任何学者——无论其学识多么渊博——都无法与祂相比。’”

（纳比勒）

❁ 33

天佑美尊是所有人的伟大惠赐和仁慈之源，对穷人更是如此，祂总是给予他们特别的关照。走在城里时，每当遇到残疾人、孤儿和贫困的人，祂总会送给他们礼物。

这其中就包括一位八十岁的老妇。巴哈欧拉经常从她住的地方经过，那是一片十分贫穷的区域。每一天，当巴哈欧拉从自己的住处去往萨尔-吉萨咖啡馆时，那位老妇就在路边等祂。巴哈欧拉对她非常和善，总是询问她的健康状况。虽然祂不会让老妇亲吻自己的手，但每当老妇想要亲吻祂的脸颊时，由于她年老驼背、身材很矮，巴哈欧拉会弯下身去，好让她实现自己的愿望。巴哈欧拉常说：“因为我非常爱这位老妇人，



所以她也爱我。”在巴格达期间，老妇人一直沐浴在祂的仁慈之中。去往阿德里安堡之前，巴哈欧拉为她准备了一笔钱，供她安度晚年。

不管天佑美尊光顾哪家咖啡馆，那里总会挤满顾客，给店主带来可观的收入。

(纳比勒)

34

巴哈欧拉居住在巴格达期间，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德黑兰尼，巴哈欧拉的顽敌，沙阿曾委托他监督神圣灵祠的修缮工作）煽动一些人来谋害祂。这其中有一位名叫里达的土耳其人。他手握凶器站了一天，等着巴哈欧拉经过。但是，在看到巴哈欧拉的那一刻，他顿时不知所措，手枪从手中滑落到地上，整个人呆若木鸡。巴哈欧拉对祂的弟弟阿迦-卡利姆说：“把枪还给他，告诉他回家的路，他似乎迷路了。”

(纳比勒)

35

有一天，亘古美尊在日落时分拜访了纳比勒-扎兰迪的住处，纳比勒-扎兰迪的一些朋友也住在那里。住处就在巴哈欧



拉的房子对面，里面什么家具都没有。“这个家真是令人愉悦，”他们听到巴哈欧拉说，“在我眼中，它比世间国王的那些令人赞叹的宫殿更好，因为上帝的朋友们在这里以自由的心灵赞颂上帝之名。”

（纳比勒）

36

波斯领事和宗教领袖们鼓动人们反对巴哈欧拉，不过这并没有改变天佑美尊的日常习惯。祂仍然每天行走在城里，漫步在底格里斯河畔。祂忠实的异母弟弟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常常会陪伴着祂。信徒们讲述了人民的不安状态，不过祂并没有理会。直到有一天，巴哈欧拉正在房子的外堂来回踱着步，两名居心叵测之徒来到了祂的尊前，同来的还有一些信徒。这两人表面上很友好，暗地里却跟宗教领袖们串通勾结。巴哈欧拉对他们说：“你们听说了吗？各位穆智台希德和领事召集了一两万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人，要对我们发起神圣的战争。”然后，祂转向那两个搬弄是非的人，说道：“去告诉他们，以唯一真神之名，我将派遣不超过两个人，把他们赶到遥远的卡济迈因。如果他们愿意，就尽管让他们来吧！”巴哈欧拉的话传出去了，令人奇怪的是，祂的对手们竟然散去了。

（纳比勒，出自阿博都-巴哈的讲话）



37

有一次，巴哈欧拉跟我们谈到了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德黑兰尼，他说：“他的一名同伴邀请我去见他，我回答道：‘这个想法很不错。立刻去告诉谢赫，因为，行善不能犹豫。接下来的十天里，无论什么时间，我都愿意比约定时间再提前两个小时，去与他交谈，这样他就不能再有任何（针对我们挑起事端的）借口了。’”

（纳比勒）

38

“我告诉阿塔巴特（纳杰夫和卡尔巴拉的伊玛目灵祠）的宗教领袖们，”巴哈欧拉对我们说：“我准备接受他们的要求，践行他们所选择的任何神迹，以证明我的使命的真实。但如果他们的意愿只是挑起事端，那么我发誓，我将派两人把他们赶出卡尔巴拉的城门。”巴哈欧拉继而说道：“我告诉他们，众乌里玛^①必须聚在一起，一致选定某个神迹，并写明在此神迹实现后，他们将停止对我们的暴力攻击。如果神迹未能实现，那么他们便可以证明我们的不实。但他们却没能做出一个决定。”

（纳比勒）

① 乌里玛（‘Ulamá），伊斯兰神学家。——译注



39

穆哈兰月^①期间，在几位宗教领袖的煽动下，一帮自作自受之徒于某天夜晚朝巴哈欧拉的住所行来，他们的目的是为了制造一场骚乱。

“开门迎客，”巴哈欧拉对阿迦-卡利姆说。所有人都进到屋里，天佑美尊来到了他们面前。祂非常和善、一脸微笑地吩咐，给大家上茶。

后来，他们完全心悦诚服，并表现出诚挚的敬意。最后他们悄悄地离开了。

（纳比勒）

40

哈吉·穆尼斯是巴格达的一名信徒。在没有通知任何人的情况下，他独自待在房间里，连续几天几夜斋戒。没有人告诉巴哈欧拉他快要饿死了，当巴哈欧拉得知此事时，祂派了一名随从带着一盘甜食匆匆赶到哈吉·穆尼斯身边，命令他终止斋戒。随从到那里时，哈吉·穆尼斯已经晕倒了，但他很快醒了过来，并得知了巴哈欧拉的指示。后来，巴哈欧拉明确地告知朋友们，这样的行为是严格禁止的。

（纳比勒）

① 穆哈兰月（Muḥarram），伊斯兰历元月。——译注

第四章
君士坦丁堡之旅
(1863, 5—8)



从巴格达到君士坦丁堡，巴哈欧拉大多以驼轿代步。



41

我们的大篷车从马丁山脚下的一个村庄经过，这时一名从大马士革来的阿拉伯赶骡人加入了我们。天佑美尊邀请他和我们一起过夜，因为这个地区盗贼横行。但赶骡人却选择睡在营地外面。晚上，强盗抢走了他的骡子。

第二天早上，大篷车刚刚上路，那名阿拉伯人就跑到巴哈欧拉的轿前，拉着祂衣袍的褶边，恳求祂帮助自己。他喊道：“我想要回我的骡子。”巴哈欧拉吩咐身边的人放低轿子，召来了奉命陪同祂的官员。“告诉他，”巴哈欧拉同教长（阿博都-巴哈）说道，“我们必须找回被偷走的骡子。”

那名官员派人找来了该村的卡德-胡达（意为“村长”）。得知情况后，村长说道：“尽管已经有人警告他，此地饱受盗贼困扰，应该与其他行人一起待在营地范围之内，但他却对警告置若罔闻。因此，我们不应受责备，也不应为此事负责。此前，巴格达的行政长官乌玛尔·帕夏有一整车丝绸就是在这里被盗的。连一个团的士兵都找不到失窃的货物，我们又有什么希望寻获这个人的骡子呢？”

听了这人的话，天佑美尊说道：“乌玛尔·帕夏的话语的影响力有限，不能覆盖这些地界。而我的话语中所含的意图则必须得到执行。我的命令不容忽视。”

村长深感为难，礼貌地告辞了。“和村长一起，往马丁城堡的方向去吧，”巴哈欧拉对护送官员说，“我们会跟在你们后面。”于是他们一行便开始向马丁城进发，不过，天佑美



尊的帐篷和粮食被送到了前面的迪亚巴克尔。

马丁城的城门之外有一片美丽的果园，果园环绕着一座名叫斐尔道司（意为“天堂”）的宅邸。巴哈欧拉选择在此处停顿安营。接下来的几天里，马丁城的行政长官、军队指挥、法官、穆夫提^①和所有要人都来拜访了他。

巴哈欧拉解释说：“我到此地的原因，是希望找回这位赶骡人的三头骡子。他的财产必须找回。”

这些聚到一起的人们给出了无数借口。“此地盗贼横行，”他们说，“在这里，找回失窃的财产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们愿意拿出与骡子等值的钱财。”

“即使你们每人捐出一百里拉也不可以，”巴哈欧拉回答道，“如果你们不能采取行动，我将给君士坦丁堡当局发电报，以求解决问题。”

由于巴哈欧拉如此强调逮捕盗贼的重要性，这些权贵往各处派出了骑兵。在四天的时间里，这些骑兵走出了两倍于平日的行程，终于找到了丢失的骡子，并把它们还给了失主。赶骡人满怀感激地收下后，继续上路。

天佑美尊奖赏并赞扬了那些参与搜寻的人，并于第三天启程前往迪亚巴克尔。

（阿迦·侯赛因-阿什奇回忆录，未出版）

① 穆夫提（Mufti），伊斯兰教法官。——译注



42

关于这次骡子失窃事件，纳比勒给出了巴哈欧拉更为详细的描述：

几头骡子被盗，赶骡人紧紧抓着我衣袍的褶边，说：“在此地，即使是苏丹的大量财物被盗，要找回哪怕一个小小的铜币都是不可能的。但我相信，如果您有此意愿，您便可以帮我找回那些骡子。”

看到他如此诚挚，我向他保证，如果没找回他的骡子，我便不会离开那里。我没有一丝耽搁，立即在斐尔道司花园安顿下来，并且派人给行政长官送了信，告诉他，如果失窃的骡子找不回，我决不会离开马丁。

行政长官非常茫然，他说道：“我们愿意支付超出骡子价值的钱财，这样您就可以停止搜寻了。因为丢失地点是各条道路经过的要冲，也是盗贼的巢穴。要找回原来那些骡子是不可能的。”

“我说出的话不可更改，”我说，“那些骡子必须原样回到它们的主人那里。”

三天后，寻获的骡子被立刻交还给了赶骡人。这事传得远近皆知：“我们不认识这位贵人，也无法理解是何种力量让祂帮助失主找回了骡子。此举超越了领袖、大臣的能力。”

（纳比勒）



43

从巴格达去往君士坦丁堡的途中，路过锡瓦斯时，一位谢赫在巴哈欧拉尊前诵读了《玛斯纳维》^①中的几首诗。这位谢赫精通波斯文，是某个苏非教派的领袖。天佑美尊看到他对这部诗作很感兴趣，便为他背诵了其中的一首共六十多节的诗。然而，人们从未看到祂读过《玛斯纳维》，祂身边也没有这部著作。这位谢赫获得了如此大的恩惠，他深受触动，怀着无比的喜悦离开了。

（纳比勒）

44

一天晚上，我们的大篷车朝着一个树木茂密的地区行进。我们发现，一头驮了几个箱子的骡子走失了。箱子里装的是著作和其他一些贵重物品。陪同的官员称，在这样的一个地方，丢掉的东西绝不可能找回来，并提出用自己的骡子来代替那头走失的骡子。不过，在巴哈欧拉的允许下，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带了几个骑手，开始在深夜里搜寻。“我们必须找到这些物品，”祂告诉骑手，“依靠上帝吧，让我们分成几组，沿森林里的几条路搜寻。如果谁找到了那头骡子，就大声

① 伟大的苏非派诗人贾拉利德-丁-鲁米的著作。

第四章
君士坦丁堡之旅
(1863, 5-8)



呼喊或用火光告知其他人。”天亮时，他们找到了那头骡子，并于中午时分满怀喜悦地回到了队伍之中。

后来，人们听天佑美尊说道：“从很多方面来说，至大圣枝的这一举动与我在马丁附近对那个事件的回应十分相似（当时我坚持为一位阿拉伯赶骡人找回几头失窃的骡子）。”

（纳比勒）

第五章
君士坦丁堡和阿德里安堡
(1863—1868)



19世纪的君士坦丁堡



45

在短暂逗留君士坦丁堡期间，巴哈欧拉曾光顾过几个地方，包括赫齐伊-谢里夫清真寺、苏丹·穆罕默德清真寺以及阿尤布·安萨里的陵墓。

那段时间里，天佑美尊通常在供祂使用的外堂用午餐和晚餐。信徒和朋友们常常和祂一起用餐。

苏丹下令将巴哈欧拉驱逐至阿德里安堡。收到这一命令的那天，天佑美尊启示了一封给阿卜杜勒-阿齐兹的长篇书简。书简封印好之后，被托付给了沙姆斯·比格（政府派给巴哈欧拉的主事官），由他交给首相阿里·帕夏。信上还附了一句话：“此信是上帝降下。”巴哈欧拉并不是要把这封书简作为对苏丹之命令的回应。

“我不知道那封信的内容，”沙姆斯·比格后来告诉阿迦-卡利姆，“大维齐^①一读完信，脸色就变得煞白，并说：

‘这就像那万王之王给祂王国中最卑微的属地首领发布命令，纠正他的行为。’他当时的状况（情绪）非常糟糕，于是我从他面前走开了。”据称，在评论这封书简产生的影响时，巴哈欧拉说道：“在知道了书简的内容之后，无论苏丹的众位臣子对我们采取何种反对之举，都应视为合乎情理的。不过，他们在阅读之前的行为却毫无道理。”

（纳比勒，最后一段引自守基·阿芬第的
《神临记》，第160页）

① 大维齐（the Grand Vizir），首席大臣。——译注



46

巴哈欧拉居住在阿德里安堡期间（1863年12月至1868年8月），纳比勒-阿扎姆从一次漫长的行程中返回，来到了巴哈欧拉尊前。“做得很好！愿上帝保佑你！”巴哈欧拉问候他道，“神圣力量之手已经觅得纳比勒，并将他带到了这里！但纳比勒瘦了好多，眼窝也陷了下去。来喝了这杯茶，或许体重能增加一两克。”

几天后，天佑美尊到一些信徒的家中造访。祂看到了纳比勒，开玩笑地说：“太好了！纳比勒重了不少呢——比我预想的每天几克多多了。”

（纳比勒）

47

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在接受巴哈欧拉的圣道之前曾做过一个梦。梦中，他听到伊斯法罕集市中的一位通告员宣称，先知穆罕默德正住在某所房子里，并且会接受任何选择去见祂的人。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希望能有幸拜访先知穆罕默德，便去了那所房子（与他平常所见的房子迥然不同）。他上了楼梯，进到中间的一处厅堂，其周围还有几个房间。

他说：“在那里，我看到圣座在踱步，一些人恭敬地站在祂的尊前。我朝祂走去，不由自主地拜倒在祂受福佑的脚



下。祂扶我起来，说道：‘除非你能说，“为了上帝，且只是为了上帝，我来到这里并进来了”。而且，当居于世间的人们拔剑意图杀害你，并问道“你为何进来了”时，你能够面对他们。如果不能做到这两点，你便不能宣称除服务上帝外别无他求。’这时，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随着时间的推移，米尔扎·海达尔-阿里慢慢地忘记了这个梦。十四年后，他进入了“神秘之地（阿德里安堡）”，每天都有一两次有幸来到巴哈欧拉尊前。

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说道：“有一天晚上（此前我还没有见过天佑美尊），我与阿迦·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一起，在一家离巴哈欧拉住处不远的咖啡馆坐了四五个小时。突然间，我被一种想要到祂尊前的强烈愿望所控制，但我又不敢去问。就在这时，阿博都-巴哈推门进来，让我跟祂一起走。

“来到亘古美尊尊前时，我看到祂正在一个中间的厅堂踱着步，身边有一些信徒恭敬地站着。我一进去便扑倒在祂脚下。祂将我扶起来，说道：‘除非你能说，“为了上帝，且只是为了上帝，我来到这里并进来了”。而且，当居于世间的人们拔剑意图杀害你，并问道“你为何进来了”，你能够面对他们……’

“刹那间，十四年前我在梦中听到的那些话语、看到的同一座建筑和同一位无双美尊，就在这里呈现在了我的眼前，如同墙上的画作一般。我慢慢地恢复到正常的状态，并意识到我正站在天佑美尊尊前。”

（《阿卡朝圣札记》，第80页）



48

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颁布命令，要将巴哈欧拉驱逐至流放地阿卡。这让其他流放者因前景未明而不知所措。哈吉·贾法尔-大不里士无法面对与巴哈欧拉的分别，用剃刀割破了自己的喉咙。

这个消息传到了天佑美尊那里。当时，由于要为启程做准备，士兵看守下的巴哈欧拉住处正处在一片忙乱之中。祂立刻赶去看望了哈吉·贾法尔，并将他的头放在自己腿上，轻轻拍着他说：“我以受福佑的巴孛洒下的热血起誓，无论我被驱逐至何处，我都将召你前来。请相信，我的话必有其效力。由于你现在不宜踏上旅程，请允许他们照料你。一旦你身体好转，能够走动了，我们就会派人来叫你。”

得到这个保证后，哈吉·贾法尔开始允许人们为他提供治疗。

（纳比勒）

49

即将启程前往阿德里安堡时，天佑美尊坚持要求“所有信徒都必须陪伴着我”。听到这句话，行政长官回答道：“圣旨不可更改。他们不能陪伴你，这是苏丹的意旨和命令。”

“应当执行的是我的命令，不是苏丹的命令，”巴哈欧拉



说道，“立刻去给当局发电报，告诉他们，众位信徒必须与我同行，这是我的意愿。”

行政长官立刻给土耳其政府发了电报，说明了这一情况。对方的答复是：“祂可以做祂所希望的事。”当巴哈欧拉得知，政府只提供了四个人的旅费时，祂表示，行政长官可拿走分给祂的钱。“我们把这些钱还给你，”祂说，“钱是你的了。我们将自行解决费用。上帝给我们的已经足够了——你无需再费心。”

(侯赛因-阿什奇，未出版)

🌸 50

一位信徒因父亲去世而悲痛欲绝。亘古美尊在安慰他时，这样说道：“你的父亲没有死去，他是全能者之道路上的一位殉道者。我就是你的父亲。”

(侯赛因-阿什奇，未出版)



巴哈欧拉
故事集

51

每当信徒们因为与巴哈欧拉分别而难过时，祂总会流下泪水。如果有任何人（在去往加利波利的四天行程中）与队伍走散、睡着、落下队伍或者迷了路，天佑美尊就会派骑手四处寻找他们，在找到人之前，祂决不会继续前行。

（侯赛因-阿什奇，未出版）

第六章

阿卡和巴吉

(1868—1892)



19世纪时的阿卡码头面南而立，就像巴哈欧拉同祂的追随者在1868年8月放逐此地时看见的那样。



亘古美尊最后二十四年的流放生涯是在阿卡及其周边地区度过的，祂在这个阶段的许多故事都被记录了下来。这些故事有的发生在囚禁祂的监狱中，有的则与祂在几座房子的起居有关，比如城墙之内的阿布德宅邸。还有一些与祂造访里兹万花园相关，那是在1877年6月之后，祂已经能够离开监狱之城，到迈兹拉阿庄园以及巴吉宅邸居住。1892年5月29日，巴哈欧拉在巴吉宅邸升天。以下也有一些故事与祂晚年时造访阿卡和朱奈恩花园有关。

🌸 52

阿迦·米尔扎·贾法尔-亚兹迪在亚兹德研究伊斯兰学派的各个分支时，接受了巴孛的圣道。之后他离开伊朗，在纳杰夫继续做研究。他听说巴哈欧拉在巴格达，便搬到了那里。他放下学者的身份，成为了一名普通的信徒，以当木匠为业。他陪天佑美尊从伊拉克去往君士坦丁堡，后来又到了阿德里安堡，一直都勤勉、谦卑地服务于圣道。巴哈欧拉被流放至阿卡时，他也被一同关进监狱，并为有幸获此恩赐而深怀感激。

囚禁在兵营中时，他身患重病，医生认为他已经没有治愈的希望，拒绝再看护他。家人围在他身边失声哭泣，他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米尔扎·阿迦跑到天佑美尊前，报告了这一不幸的消息。巴哈欧拉回答道：“去，念颂长篇医治祷文，他很



快就会康复。”当阿博都-巴哈到阿迦·贾法尔的病榻前念诵这篇祷文时，他的身体已经冰凉，毫无生命迹象。但慢慢地，他开始微微蠕动，随后四肢也能动了。不到一个小时，他抬起头，坐了起来，开始说说笑笑。有一次，阿博都-巴哈说道：“在那之后，他又活了很久。同以前一样，他仍然忙于为朋友们服务……最后，他在至大监狱中抛下尘世的生命，升入了下一个世界。”

（阿博都-巴哈，《忠信群英传略》，第156-158页）

53

阿迦·阿卜杜勒-拉希姆-博什鲁伊是一名早期的信徒。他途经巴格达、迪亚巴克尔和摩苏尔，经历了六个月的艰苦跋涉之后，最终到达了圣地阿卡。当时，亘古美尊被囚禁在守卫森严的兵营中。阿卜杜勒-拉希姆在阿卡遇到了纳比勒-扎兰迪，说自己非常希望来到巴哈欧拉尊前。纳比勒回答道：“我已经在这座监狱附近徘徊了九个月，拜见天佑美尊的大门却仍然未向我打开。”

听了这句话之后，阿卜杜勒-拉希姆离开纳比勒，到海边洗了洗一直穿在身上的衣服，晾干之后又重新穿上。他刚绕着监狱的防御工事走了没多久，就注意到有人从监狱二层的窗户向他示意。他一下就意识到，那是亘古美尊在召唤自己去祂的尊前。他迫不及待地来到兵营外侧的大门，穿过全副武装的狱



卒，毫无畏惧地大踏步走到监狱里。没有人试图阻止他。他怀着崇敬与谦卑的心情，来到了天佑美尊尊前。巴哈欧拉对他说：“虽然经历了千难万险，你却获得了神圣宝藏。诚然，我闭上了狱卒们的眼睛，好让你能够看到上帝之容颜，并亲眼见证祂的力量和伟大。把你见到的一切讲述给上帝的朋友们吧。”后来，天佑美尊专门为阿迦·阿卜杜勒-拉希姆启示了一封书简，呼吁他回忆抵达阿卡的过程，以及他是如何找到了狱卒把守的监狱大门。巴哈欧拉通过祂的力量，护佑阿卜杜勒-拉希姆不被狱卒发现，并使他进入了监狱，“也即我的居所”。

当阿迦·阿卜杜勒-拉希姆要离开祂的尊前时，天佑美尊把几封书简托付给他，让他交给波斯的几个人。然而，途经巴格达时，他却引起了几名政府官员的怀疑，并被他们跟踪。走过一家商店的时候，他小心翼翼地胳膊下取出包裹，在心中寄依赖于上帝，把包裹扔到了商店里，然后继续往前走。没过多久，那些官员就追上他，把他交给了警察长。在问了一些问题之后，警察长非常喜欢他，临走前甚至还给了他一些盘缠。

黄昏渐近，阿卜杜勒-拉希姆朝那家商店走去。他非常谨慎地从商店前面经过。此时，店主召唤他进来，用“阿拉胡-阿卜哈”问候了他，并交还了包裹。

阿卜杜勒-拉希姆在巴格达待了几天。他就居住在这位店主的家中，并与其他信徒见了面。随后他行往布什尔，接着又去了亚兹德、伊斯法罕和马什哈德，把书简送到了收信人手中。

(法雷顿·拉希米，《阿迦·阿卜杜勒-拉希姆-博什鲁伊传》，
未出版的小册子)



54

吉纳卜-萨曼达尔记录道，有一次，天佑美尊去了汗-朱雷尼，拜访了祂的弟弟阿迦-卡利姆的住处，在那里祂对哈吉·纳西尔说了一些话。根据吉纳卜-萨曼达尔的回忆，祂是这样说的：

“吉纳卜-哈吉！在上帝之道上，你遭受了无数困难，且饱受痛苦。即使你自己已经忘记，上帝也不会遗忘。要确知，上帝的世界不限于此世，如若不然，上帝的众位显示者不会答应承受世人加在祂们身上的苦难。先于我之天启的启示者（巴孛）也不会答应被悬于空中，让怨气和仇恨的子弹把祂打得体无完肤。我也不会心甘情愿地被人牵着，赤脚光头，在极端的痛苦中，从尼亚瓦兰来到德黑兰，去承受无尽的苦难。”

（苏莱曼尼，第7卷，第33页）

55

1902年9月，阿迦·阿齐祖拉-贾扎布把阿博都-巴哈的书简带给居住在亚斯纳亚·波利亚纳的列夫·托尔斯泰伯爵。他曾做过一个梦，当他首次来到巴哈欧拉尊前时，这个梦成为了现实。

在梦中我被告知，所有经文中预言的允诺之日已经到来。



我的面前是无边的沙漠，人们一排排地站着，延伸到视力所不及的地方。在人群的最前面，一个光辉显赫的人坐在高大的宝座上，对众人讲话，看上去庄重、威严。我非常仔细地注视着那个优雅的人。我猜测他有五十多岁，蓄着长长的黑色胡须，头戴一顶绿色的锥形高帽。祂的目光落在了我的身上，召唤我到祂近前。我穿过一排排的人们，来到祂的尊前。当我正要拜倒在祂脚下时，祂却扶我起来，说道：“赞美归于上帝，那最卓越的创造者。”这时我从梦中醒了过来。

当我（在1876年）抵达阿卡并见到阿卜哈美尊时，我立刻拜倒在祂的脚下。祂把我扶了起来，说道：“赞美归于上帝，那最卓越的创造者。”我一下想起了那个梦。我抬起头，看到亘古美尊正是那位在沙漠中对众人讲话的尊者。祂甚至就戴着我在梦中看到的那顶帽子！我无法形容那一刻涌上我心头的感情。

这件事情过后的第二天，我去市场买肉，有一位信徒陪我一同前去。我是以色列人的后裔，所以不喜欢穆斯林屠宰牲畜的方式。不过我把这个秘密藏在了心里。在去市场的路上，我的同伴说道：“天佑美尊吩咐我带你去一名犹太肉贩那里，这样你就能按照自己的喜好来买肉了。”

（他的儿子阿明·贾扎布博士讲述）



56

摘自吉纳卜-乌斯塔德·阿里-阿克巴尔·沙希德-亚兹迪
的日记：

一位名叫阿迦·穆罕默德-拉希姆的伊斯法罕商人接受了信仰，开始传扬圣道。没过多久，一些人（以他父亲为首）心怀仇恨，残忍地把他的生活搅得一团糟。他别无选择，只得离开伊斯法罕，去了萨卜泽瓦尔。后来，他又到阿什哈巴德拓荒。在阿卡，他两次来到了天佑美尊尊前。

在实现心中愿望^①之前，他在阿斯塔拉巴德与俄国领事见了好几次面。对方问了他一些与信仰有关的问题。

一天晚上，这位领事问他：“巴哈欧拉在写给俄国沙皇的书简中称：‘诚然，我已经听到你对主的祈求……’沙皇在祈祷中的请求是什么？”

阿迦·穆罕默德-拉希姆不知如何回答，他这样说道：“在我看来，各个国家的统治者无非是希望上帝帮助他们打败敌人，征服新的土地。而且，鉴于俄国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吃了败仗，沙皇应该会在祈祷中表达战胜奥斯曼帝国的愿望。”

在给出这个回答后，阿迦·穆罕默德-拉希姆开始怀疑他的言论的正确性。

抵达阿卡后，他去了家庭旅馆。阿博都-巴哈拜访了他，并向他询问他与俄国领事交谈的事情。阿迦·穆罕默德-拉希

① 觐见巴哈欧拉。——编注



姆完完整整地再现了两人会面的情景，坦称自己的解释很不准确。

听到这里，教长告诉他无需自责，因为“有一天，天佑美尊说道：‘此刻，有人正在阅读我写给俄国沙皇的书简。领事在问一位朋友沙皇做出了怎样的请求，并且得到了正确的回答。这位朋友的名字就叫阿迦·穆罕默德-拉希姆·伊斯法哈尼。’”阿博都-巴哈这样说道。

仁惠的教长说的这些话给阿迦·穆罕默德-拉希姆带来了极大的喜悦，因为他确信自己对领事说的话没有错误。

(改编自穆罕默德-阿里·法伊迪，第104页)

🌸 57

以下出自阿博都-巴哈的谈话，迪亚·巴格达迪博士在祂尊前亲耳听到。摘自巴格达迪博士未出版的回忆录：

沐浴是一桩巨大的恩赐。阿卡的兵营附近有一家几近损毁的公共浴室。为了方便天佑美尊使用，我对其做了修缮。但在离开兵营之后，对天佑美尊来说，洗澡这件平常事变得日渐困难，直到我借了一笔钱，修理了阿布德宅邸的浴室，才解决了这一问题。水可以在三十分钟内热好。便利的沐浴条件给天佑美尊带来了极大的喜悦。我想了些办法，在四个月内还清了借来的钱。



58

君士坦丁堡的一位朋友过着一贫如洗的生活。他找到一位即将前往阿卡的朝圣者，请求他在见到天佑美尊之后，转达自己的请求，他希望获得天佑美尊的福佑和帮助，解决经济上的困难。朝圣者把这一请求转告巴哈欧拉。天佑美尊回答道：“我们应祈祷。”然后祂又补充道：“他应当做棉花生意。”

过了一段时间后，那位朝圣者又踏上了去往圣地的行程。在经过君士坦丁堡时，他看到那位曾经穷困潦倒的巴哈伊如今已是一位发达的商人。那位朝圣者说道：“你既然已经到了如此富裕的程度，就应定期捐献资金，作为胡古古拉。^①”商人脱口而出地说：“眼下金子就是我的上帝。”

朝圣者很难过，继续踏上行程。在圣地，天佑美尊有一次向他询问那位商人的情况，并得知了他所说过的话。天佑美尊回答道：“我们给了他那样的‘上帝’，当然也能够把它拿走。”

回程途中，朝圣者在君士坦丁堡问及那位商人的情况，得知他的生意已经破产，所有的财产都赔了进去，顽固的债主们正四处向他追债。

在这样的状况下，商人给神圣之尊写了一封信，乞求祂的原谅和宽恕。在回信中，巴哈欧拉指示他“从君士坦丁堡去往

① 胡古古拉 (Huqúqu'lláh)， “上帝的权利” 之意。——编注



巴库”，并且要“让自己在那座城市的哈齐拉图-古兹^①勤勉地抄写神圣书简”。

他服从了巴哈欧拉的指示，后来在巴库度过余生。

🌸 59

有一天，天佑美尊说道：伊斯兰教传承的圣训是许多家园被毁的原因，也是不和与分歧、苦难与灾祸的根源。

🌸 60

天佑美尊经常说：“有四种品质是我乐于看到人们表现出来的：第一，热情和勇气；第二，笑容可掬、容光焕发的脸庞；第三，看待事物要有自己的视角，而非人云亦云；第四，完成一项任务的能力，一旦开始，就坚持到最后。”

① 哈齐拉图-古兹 (Ḥaẓīratu'l-Quds)：“神圣之地”。巴哈伊教务管理活动总部的正式名称。——译注



巴哈欧拉
故事集

下面的故事改编自哈吉·穆罕默德-塔希尔-马勒米里的回忆录。他曾于1878年在阿卡觐见巴哈欧拉，并在那里待了九个月。这些故事由他的儿子哈比卜·塔赫尔扎德提供。

61

每当我来到亘古美尊前时，祂总会回答那一刻我心中所想的问题（而我无需把话说出口）。我一直想问祂一个关于伊玛目地位的问题，即他们是平等的，还是有所区别。但每次有幸在祂尊前时，我总会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这种情况持续了大约六个月。到最后，我下定决心不能再忘记，于是从阿卡到巴吉的路上，甚至在沿着祂宅邸前的台阶往上爬时，我的思绪都完全集中在这个问题上。

“你好。”我忽然听到一个声音传来。我抬起头，看到亘古美尊站在台阶最上面，祂的身后就是通往大厅的走廊。祂迎接了我，然后走进屋内。之后祂吩咐我坐下。我的问题再一次从脑中溜走了。

随后，亘古美尊开始用波斯语为我启示一篇书简，与此同时祂在来回踱着步。书简启示到一半时，祂突然停下来，说道：“伊玛目来自上帝，他们传扬上帝，又回归上帝。”

于是，在过了好几个月后，我以这样一种方式得到了答案。



62

在我的一次拜访中，巴哈欧拉让我坐下，并吩咐侍从“给阿迦·塔希尔上茶”。侍从按吩咐做了，但接过茶之后，我的目光落在了巴哈欧拉的面容上。一时间，我忘记了周遭的一切，只听到祂对我说话的声音：“阿迦·塔希尔，你的茶洒了，弄脏了长袍。这是你一路到波斯是唯一衣服，所以要小心穿。我暂居在苏莱曼尼亚时，也只有一件衬衣。”

天佑美尊说完之后，我发现自己手中端的只有茶托。茶杯已经掉到了地毯上，弄湿了我的衣服。

回波斯的途中，除了那件长袍之外，我所有的财物都被盗贼偷走了，于是它成了我的全部家当。

63

冬天的时候，天佑美尊通常穿一件长的羊毛外套，和一件编织精美的披风；夏天则是薄的棉质衣服。祂有几顶不同颜色的塔吉哈（高毡帽），有灰色和浅绿色的。



64

一天晚上，天佑美尊在阿迦-卡利姆的院子里踱着步，我忙着给花草和其他植物浇水。祂朝我走来，拿起系在我腰间的腰带，笑着说道：“你的腰带系得很松。巴比信徒必须勒紧腰带，随时准备行动！”

65

我和纳比勒的房子都坐落在一片叫做汗·苏克·艾卜耶德的区域，阿迦-卡利姆的住处也在附近。有一天，纳比勒拿过我的念珠，挂在了他的天花板上，让我够不到它。我已经习惯了在冥想时使用念珠。

有一次，纳比勒邀请我到他家中，碰巧天佑美尊也在那里。看到念珠后，祂问纳比勒：“那串被你高高挂起的念珠是谁的？”纳比勒回答道：“是阿迦·塔希尔的。”

当时，巴哈欧拉对我说的话中有这样一句：“每当你在亚兹德传导时，你都应该跟那些感兴趣的人先谈一下过往先知的生平和历史，然后再一点一点地与他们讨论本天启。”



66

有一次，我和纳比勒在巴哈欧拉尊前。祂端坐在椅子上，我们则站在一旁。天佑美尊转向我，说道：“我为你诵读哈基姆-萨纳伊的一首诗：

除上帝外，
你所看到的一切
都只是偶像——
要像对过往的偶像一样，
将它们击碎。

然而，那非俗欲所生者，
确是信仰！
不要把它换走，
而要将它植入心房。”

下面的叙述改编自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卡沙尼回忆录，他曾多次来到巴哈欧拉尊前。

67

我第一次有幸见到天佑美尊时，祂正居住在阿卡。当一



位侍从带我进去时，我难以抑制自己激动而胆怯的心情。就在那时，我听到了巴哈欧拉吩咐我过去的声音。我怀着深深的谦卑，来到了祂的尊前。在表达了我在祂门槛前的全然臣服后，我坐了下来。祂吩咐身边的人给我上了茶。祂诵读了几段圣作，然后说道：“让你们的行动成为全人类的向导，让他们能够从你们的行为和举止中看到上帝的征象和诫命。”

68

一天上午，我在阿卡的那座福佑之宅，听巴哈欧拉解释“人会有过错”，但“上帝是至为宽恕者”。祂又补充道：“同样，上帝还是‘包涵者’，因此当信徒们看到彼此的过错时，也应持宽容态度。告诉他们，不要只关心自己，要把注意力集中在上帝的圣道上。信徒之间的团结是令上帝喜悦的。”后来，祂给了我们一些纳巴特（冰糖）。当我摊开手去接时，天佑美尊笑着问道：“你没有带手绢吗？”

69

一天上午，我在迈兹拉阿庄园见到了天佑美尊。当时祂手中拿着一封信，转身问侍从是否给我们上过茶了。“给我们的



这位客人上茶，”他说，“阿卡的水会导致消化问题，还是喝茶更好一点。”随后，他让我们去散散步。

70

住在摩苏尔（在伊拉克）时，我患上了消化不良。当时我发誓再也不碰西瓜了，除非巴哈欧拉亲口让我吃。一天下午，我在迈兹拉阿庄园。天佑美尊坐在小水池旁，刚刚说到了“穆罕默德·沙阿发布了处死我们的命令，可他自己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然后他转向我，说道：“去吃点西瓜吧。”

71

上午十点钟，我来到了里兹万花园。亘古美尊坐在长凳上，建议我们吟诵一篇祷文。一位声音十分优美的信徒吟诵了这篇祷文。“愿上帝保佑你，”巴哈欧拉对他说，“可嘉的举止才会将人们引导到这圣道上来。伊玛目阿里曾这样说：‘我的上帝啊，如果阿布-塔利布之子（指他自己）进入您的居所，意识到您对他不悦，他该怎么做呢？’”



72

还有一次，也是在里兹万花园，天佑美尊一边走，一边提到“上帝之书有言，如果一个人接受了此信仰，那么他的父母也将获得宽恕”。

73

一个秋天的晚上，我们几个人有幸和天佑美尊一起在里兹万花园。天气很冷，巴哈欧拉吩咐我们道：“来拜访的人应当睡在屋内，以免着凉，因为他们没有大衣。”

74

一天上午，日出大约三小时后，我走在里兹万花园，忽然想到，我还没有获得聆听巴哈欧拉话语的福佑。就在此时，耳边传来了祂的声音，召唤我往祂站的地方走去，就在房子的前面。当我走近祂时，祂说：“今天你是我的客人。愿上帝保佑你不要忘记上帝的征象和言语。”



75

一天夜里，巴哈欧拉坐在里兹万花园的一条长凳上，注视着我们那晚点燃的一排排蜡烛，说道：“尊贵者巴孛不曾把使用灯光看做奢侈之举。”

76

一天中午，我们和天佑美尊一起在里兹万花园。侍从给在场的一位巴哈伊阿卜杜勒-卡里姆上了茶。亘古美尊微笑着打趣道：“阿卜杜勒-卡里姆自己就是一名茶叶商人，你还给他上茶！”

77

亘古美尊坐在一条长凳上，我则站在一旁，以示尊敬。“不要待在太阳下面，”祂建议我说，“到花园里走走，放松地享受一下吧。”



78

还有一次，也是在里兹万花园，天佑美尊让我们拔掉一些花园里的杂草。我们便开始干活，可是刚过了一刻钟，祂就说道：“可以了，不要再干了。”

79

一天，所有的信徒都聚到了里兹万花园。天佑美尊也在场，祂坐在一条长凳上。这时，一位侍从给我端来了面包和茶水。我一手拿着面包，一手端着茶水，实在羞于在巴哈欧拉尊前吃喝。但侍从却让我吃，我顺从了。聚会持续了很久，天佑美尊做了很长的讲话。

80

有一天的午饭时间，天佑美尊让我叫吴拉姆-侯赛因与我们一起用餐。这让我很诧异，因为我同伴的名字正好也叫哈吉·吴拉姆-阿里。我走到花园的尽头，发现是吴拉姆-侯赛因在那里，而不是哈吉·吴拉姆-阿里。我告诉他说，天佑美尊让我来叫他。



81

一天在里兹万花园里，天佑美尊端坐在长凳上，祂吩咐我坐下。但是，当我跪坐在长凳旁边的地面上时，祂说道：“阿里-阿克巴尔！不要那样坐，来，坐到长凳上。”

82

一天上午，日出两个小时后，我和完美圣尊一起在朱奈恩花园（阿卡北部的一个花园）。祂给了我一杯牛奶。我很想喝，但又羞于在祂尊前喝。于是，我去了另外一个房间，赶快喝完牛奶就回来了。那天祂讲述的内容涉及卡尚的神职人员引发的骚乱，以及那里的信徒遭受的侮辱和惩罚。

83

有一天，我们几名朝圣者聚在巴吉宅邸底层的一个房间里，正在讨论生意上的事。这时天佑美尊突然出现，说道：“这样的话题不值得谈论，更甭说终日忙于这些事务。”然后祂说起了杰出的巴迪（他将巴哈欧拉的书简带给沙阿，随后便殉道了）、赛义德·阿什拉夫-赞贾尼以及其他几名殉道的信徒。后来，在祂的允许下，我们离去了。



84

一天，巴哈欧拉召我到巴吉宅邸。到了那里，我看到祂手持几封书简。祂站着诵读了其中的一篇，然后说道：“这些书简是给哈拉吉·阿巴德地区的信徒的，也有一篇是给你的。”

85

在庆祝穆斯林“宰牲节”^①的那天，我和吉纳卜-扎因-穆加拉宾来到天佑美尊尊前。那一次，祂吟唱了为纪念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而启示的全篇书简。书简的开头是这样的：“无上荣耀的唯一真神对人类显现自身的目的在于，使潜藏于人的内在真我里的瑰宝得以开发和彰显。”^②

86

一天晚上，我们聚在阿迦-卡利姆的住处，承蒙天佑美尊

① 宰牲节（Festival of Sacrifice），伊斯兰教主要节日之一，亦称“古尔邦节”，意为“献祭”、“献牲”，为朝觐功课的主要仪式之一。——编注

② 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CXXXII.



前来看望。那一次，祂这样说道：“居住在至大监狱时，我和那里的官员及人民没有往来，而是把这个棘手的任务留给了教长。而在巴格达，我常常坐下来，与拜访者交谈，一直畅谈到日落六个小时之后。”

87

一天晚上，我和天佑美尊一起在巴吉宅邸。祂谈到了几个话题，其中提到，在囚禁于西亚查尔监狱期间，“行刑人进来，带走了一名信徒，要将其处死。但很快那名行刑人又带着那名信徒回来了，认为这人太瘦。他看到亚兹德的穆拉·扎因-阿比丁身材高大粗壮，便说道：‘过来，你更适合受死。’穆拉·扎因-阿比丁立刻站起来，与我握手并道别。就这样，他殉道了。”巴哈欧拉随后又补充说，“在这座德黑兰监狱里还发生过其他类似事件。”

88

一天上午，我有幸来到巴吉宅邸。当时房间里挤满了朝圣者，我坐在靠近门口的地方。我清楚地听到天佑美尊说了这样的话：“你去了塞得港，现在又回来了。非常欢迎你！”虽然



我注视着祂的面容，却没有意识到祂是在对我讲话。一名来自克尔曼沙阿的信徒坐在我的旁边，轻声提醒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巴哈欧拉把这句和善的话语赐给了我。

89

有一次，我独自和亘古美尊待在巴吉宅邸。祂对我说：“我的笔尖已使万物焕然一新。”

90

莱麦丹月的一天下午，我去巴吉宅邸拜访。亘古美尊正在来回踱步，乌黑的头发垂在肩上。祂用清楚的语气笑着对我说道：“阿里-阿克巴尔，波斯的人们是如何谈论我的？”

然后祂又说：“你有手绢吗？来，我想给你一些纳巴特（冰糖）。 ”

我摊开了手绢。祂把满满的一捧纳巴特给了我，然后补充道：“我应该多给你一些，你可以分给阿夫南^①。”

① 阿夫南（Afnán），巴孛亲属的男性后裔。——编注



91

一天，我们去巴吉宅邸，荣幸地拜见巴哈欧拉。当我离祂的房间还有几步远时，亘古美尊从窗户对我说话了：“你用过茶了吗？”我点头称是，然后来到了祂的尊前。

92

有一天，我去巴吉宅邸的时候，发现纳比勒站在门口附近，我便和他一起站在那里。过了不久，天佑美尊出现了，身后跟着许多信徒。侍从把一盘甜蛋糕带到了花园里，天佑美尊分给了我们一人两块。随后，祂站起身来，开始在花园里散步。我们都走在祂的后面，这时祂转过身，说道：“你们仍是囚犯身份呢。回去吧！在那些人眼中，你们十个人聚在一起，就相当于一百个人聚在一起那样显眼。”

于是我们回去了。

93

一天，临近日落时，我在巴吉宅邸，天佑美尊告诉我：“阿里-阿克巴尔！你的信我看了。”我躬身亲吻了祂神圣的



巴哈欧拉
故事集

衣袍。

(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转述贾拉勒·纳特奇(胡玛尤尼)
和阿塔乌拉·纳特奇的叙述)

94

以下四则故事出自吉纳卜-哈基姆·拉杰卜·阿里·哈菲祖-希哈的回忆：

那个时候，使用传统的交通方式（有时骑马，有时徒步）从纳加法巴德去往圣地是十分艰难的，但是，当我来到天佑美尊尊前时，旅程的痛苦折磨完全从我心中消解了。

每次我在巴哈欧拉尊前时，祂总会为我阐明一些令人困惑且一直都找不到答案的问题。在祂的神圣尊前，尽管我是一名经验丰富、技艺精湛的医生，但我仍把自己看做一名弱小无能的仆人。

95

每当天佑美尊在阿布德宅邸启示神圣经文时，我们这些朝圣者总会不停地绕行这座房子。我们从中获得了难以形容的喜悦和快乐。



96

有一天，天佑美尊去了里兹万花园，侍从们用一个陶罐为祂带来了一些甘甜的水。来的路上，水开始从陶罐的一个小洞里不断漏出，这让侍从们非常苦恼。我拿过陶罐，切下一段木头，修剪好之后把它塞到了那个小洞里，又包上了一块皮革。侍从们非常高兴，随后把这件事讲给了天佑美尊。

“太好了！哈基姆。你还能补陶罐！”巴哈欧拉喜笑颜开地说。

97

有一天，我在巴哈欧拉尊前，祂转向我说道：“吉纳卜-哈基姆！昨天夜里，我听到了你的孩子们在伊朗哀伤痛哭的声音，他们迫切地需要你回去。现在你和所有的朝圣者都可以离开了。回到伊朗去。我相信你能再次获得扶助，来到这里朝圣。你还能在此停留十天，在此期间你将再次来到我的尊前。费阿曼欧拉（愿上帝保佑你）。 ”

我们满怀悲伤，眼含着热泪从祂尊前离开了。我在笔记本中记下了巴哈欧拉说我的孩子们深陷悲伤的那个夜晚是什么日子。

到了第十天，也就是那个命定的日子，我开始绕着宅邸转。一些朝圣者请求延长他们停留的时间。天佑美尊来到宅邸



的阳台上，说道：“太好了！哈基姆。信仰也就意味着服从于上帝的圣道。在朝圣者之中，你是第一位服从我的诫命、做好启程准备的人，没有丝毫的犹豫，也没有请求延长停留时间。”

随着启程的时间日渐临近，天佑美尊给了我们一些指示，并在阳台上给了每位朝圣者一些干面包和千层酥。轮到我的时候，我小心翼翼地捧起长袍，不让一颗干面包屑掉在地上。天佑美尊笑着说道：“太好了！哈基姆。巴哈伊们应该聪慧机敏。费阿曼欧拉！”

刚从宅邸离开，和我同路的一位年长的朝圣者就说道：“哈基姆！我年纪大了。我用干面包来换你的千层酥吧，因为我只能吃得下千层酥。”我同意了他的请求，把自己的千层酥分了一部分给他，把剩下的连同干面包一起都放在了一个妥当的地方，好把它们完好无损地带到伊朗。

我们含着泪水和悲伤启程了。随后一位信使骑马追上了我们，告诉我们亘古美尊召唤我们返回。

我们怀着无比的喜悦回去了。抵达时，天佑美尊正站在楼上，我们深深地鞠躬，以表达自己的崇敬。祂微笑着说道：“亲爱的老者啊！我给哈基姆的面包足够他七代子孙享用。而且你也给了他一些面包。”说完这些礼貌的话后，祂又给了那位老者一些面包，并对他说：“这面包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招福佑的。把它带到伊朗去吧。今天你们都可以休息了，明天再上路。”见到亘古美尊和阿博都-巴哈满足了我们内心的渴望，而且我们还聆听了教长的建议和指示。随后我们启程前



往伊朗。

当我抵达纳加法巴德并与家人重新团聚后，我得知，巴哈欧拉感觉到我的孩子在悲伤哭泣的那个夜晚，正是他们患上天花、生命垂危之时（特别是我的独子）。那天晚上，我的妻子哈蒂吉在祈祷中眼含热泪地向上帝恳求道：“上帝啊！难道我的孩子们要在他们的父亲不在身边时，因孤独和医药匮乏而死去吗？上帝啊！我乞求您的怜悯！”

当晚，孩子们的病情开始好转。由于巴哈欧拉的仁惠，他们活了下来。

（出自吉纳卜-哈基姆的孙子——伊扎特-塔毕比·纳加法巴迪的回忆）

98

阿迦·穆罕默德-大不里士讲述说，在他四五岁时，每到周五，他都会和家人一起去巴吉，拜见天佑美尊，这是当时信徒的一个惯例。他们会在那里待一整天，宅邸的一层有几个房间供他们使用。

在一次这样的拜访中，到了中午时分，大人们在他们的房间里休息。天气很暖和，于是阿迦·穆罕默德-大不里士离开了他的房间，在闲逛中来到宅邸的上层，并走进了大厅。最终他逛到了存放食物的那个房间，看到一个装满了糖的袋子。他本能地抓了一把放在嘴里，在离开储藏间之前又抓了两把。



巴哈欧拉
故事集

折回大厅时，他看到天佑美尊正在来回踱步，于是一下就愣住了。巴哈欧拉温和地朝他缓缓走来，满怀爱意地看了看他的两只手，然后把这个小男孩带到了大厅中间的一张桌子旁。祂端起一个盛糖果的盘子，拿了一块给这个孩子。阿迦·穆罕默德-大不里士接过了糖果，紧紧地攥在手里。“看来你很喜欢糖，”巴哈欧拉说道，“好好吃！再见。愿上帝保护你。”

多年之后，阿迦·穆罕默德-大不里士常常跟信徒们讲，当时没有人能够理解那孩童般的情感和对天佑美尊的爱——从那一刻起，这种爱再也没有离开过他。

（贾拉勒·纳赫贾瓦尼讲述）

99

我们被告知，当瓦尔加（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文采优美的诗人、殉道者）第一次来到巴哈欧拉尊前，他的眼睛被祂圣容的光辉所照亮时，他觉得与这位无与伦比的圣美似曾相识，似乎他曾见过巴哈欧拉，却又记不起是何时何地获得过这一惠赐。

有几次，瓦尔加有幸来到巴哈欧拉尊前，他的疑惑仍然悬而未决。直到有一回他来拜访时，天佑美尊对他说道：“瓦尔加！烧掉空洞幻想的偶像吧。”这句话刚一说出，瓦尔加便回忆起，孩提时的他曾有幸在梦中见到过巴哈欧拉的圣容。在这个梦中，他在自家的一个小花园中玩玩具。玩到一半，上帝降



临，带走了他的玩具，把它们扔到火里。醒来之后，瓦尔加告诉父母说，那天晚上他梦到了上帝，但他的父母却责备他说：“你这是胡说些什么？”“一个人怎么可能见到上帝呢？”慢慢地，他也就把这个梦忘了，直到天佑美尊吩咐他“烧掉空洞幻想的偶像”的那一刻，他才重新想起了童年时的这个梦，直到此刻，他才明白了它在现实世界中的含义。

(苏莱曼尼，第1卷，第253页)

100

瓦尔加的儿子鲁霍拉也是一位殉道者。七岁的时候，他就有幸跟着父亲和哥哥阿齐祖拉一起拜见了亘古美尊。巴哈欧拉开玩笑地问他，如果什叶派等待已久的应允者卡伊姆（即巴孛）突然出现，与他面对面地相见，他会怎么做。鲁霍拉毫不犹豫地回答道：“藉着天佑美尊的帮助，我会把教义告诉祂，祂会成为一名巴哈伊。”

(法迪勒-马赞达拉尼，第8卷，
第一部分，第10页)



101

吉纳卜-哈吉·穆罕默德-阿里-艾哈迈杜夫-米拉尼的朝圣经历：

尽管我是一名怀有偏见的穆斯林，但是当我研习了巴哈欧拉的书简后，我的内心有了显著的变化，特别是当我读到祂为已故的哈吉·萨菲尔（Hájí Şafir）启示的书简时。它对我的影响如此之大，令我完全相信这一圣道是来自上帝的。不过，我的心中仍然有一个问题：神圣经文是以何种方式启示的呢？逐步完善还是一气呵成？我希望能亲眼见证，得到第一手的答案。我把问题藏在心中，朋友们都不知道这件事。

有一天——赞美归于上帝——我得以前去朝圣。在我兄弟的陪同下，我启程前往圣地。我们抵达了渴慕之地。当我们从旅行的颠簸中恢复过来之后，教长召我们来到了天佑美尊尊前。我们随阿博都-巴哈来到一个房间，祂掀起门帘，我们走了进去。

天佑美尊坐在一张垫子上，祂的文书米尔扎·阿迦坐在祂对面。话语如泉涌般从祂神圣的唇边吐出。祂吩咐我坐下。在启示经文的过程中，祂有三次要求喝水。有好几次，米尔扎·阿迦记录的速度都跟不上。巴哈欧拉就暂停一下，问他记到哪个地方了，然后重复那一句，接着再以刚才的方式继续启示，直到书简启示结束。这一回，祂神圣的面容泛起了红晕，额头沁出了汗水。



书简授写完毕，巴哈欧拉转向我们说道：“非常欢迎你们！见到你们我非常高兴！”然后祂又说道：“伊朗的宗教领袖都宣称了些什么？他们仍旧视自己为真正的信徒，而把我们归为异教徒，即使他们无法回答一个孩子，一个单纯的孩子提出的问题。一直以来，邪恶的乌里玛都在蒙蔽人民。”祂继续说着类似的话，但遗憾的是我没能记住。最后，祂让我们再多待几天，然后经由麦加返回伊朗。

几天后，我们获准离开，结束了这次朝圣。

(吉纳卜-哈吉·穆罕默德-阿里-艾哈迈杜夫-
米拉尼的儿子艾哈迈德-阿斯巴奇记录)

❁ 102

哈吉·米尔扎·哈桑-沙哈巴迪·阿拉基讲述道，在从伊朗去往圣地时，他遇到了种种艰难险阻。一些富有的埃及信徒也在那段时间前去朝圣。他们身着剪裁考究的衣服，不愿搭理哈吉，因为他穿的是乡间村夫常穿的便宜布料。

当天佑美尊把朝圣者们召到祂的尊前后，哈吉出于尊重站在了靠近门口的地方。巴哈欧拉对他说：“来，坐到我身边。”这一次哈吉没有犹豫，而是按照巴哈欧拉的吩咐，坐到了祂的旁边。

后来，当大家都回到阿卡的朝圣者之家后，埃及信徒们围在哈吉身边，使他沉浸在友善和尊敬之中，在朝圣结束前一直



巴哈欧拉
故事集

都是如此。

(哈吉·米尔扎·哈桑-沙哈巴迪·阿拉基的孙子
阿塔乌拉·希鲁斯提供)

103

编者多次在阿什哈巴德听到阿迦·赛义德·迈赫迪·戈尔帕耶加尼讲述这个故事：

伊斯法罕城一位颇具影响力的居民皈依了上帝的圣道。但是，当他开始同信徒们交往时，大家便发现他是一个长期酗酒的人。朋友们明智地劝他戒除这一习惯，但他回答说，他的酒瘾已有多多年，想要戒掉非常困难。朋友们总会向他解释说，如果其他人得知此事，他们便会认为巴哈伊们对于遵守巴哈伊律法毫不在意。每当这时，他就会说，除了信徒，其他人都不可能知道这件事。大家提醒他说，天佑美尊知晓这一情况。他回答道，巴哈欧拉不会在乎他的私生活。

慢慢地，朋友们也就放弃与他谈论此事了。后来，他获得了前往圣地拜访巴哈欧拉的机会。当他结束朝圣回到家中后，一些朋友前去看他。他对大家说了这样的话：

“朋友们，现在我确信天佑美尊知晓隐藏的奥秘，隐瞒也无济于事。因此，我不会再碰酒了，因为我将永远把祂视作无所不在、无所不察者。”



他继而说道：“我们这些朝圣者第一次拜访祂时，亘古美尊一边对我们讲话，一边来回踱步，我们则站在那里。祂优雅的举止令我深深着迷，我心想：‘人们都承认祂是上帝的显示者，是万邦的应允者。但是祂在一些书简中称自己的地位是“众信使的发信人和圣书的启示者”，这又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念头刚一冒出，正在踱步的天佑美尊便向我走来，把祂神圣的双手搭在我的肩上，庄重地说道：‘确实如此！众信使的发信人和圣书的启示者便是我的地位。’

“我无法理解当时我的心灵状态，后来我坚信，这位既能读懂我内心想法的圣者，也能明察我外在的行为举止。”

104

虚伪的哈吉·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居心叵测，暗藏谋害巴哈欧拉的心机。有一天，在巴哈欧拉尊前时，他拿到了一封密封的信件，巴哈欧拉示意他念给十九位信徒听。当他按照指示把信拆开后，他发现其中的内容是这样的：“如果阿卜杜勒-拉赫曼（刺杀伊玛目阿里的凶手）因他的残暴而获益的话，那么你会因此获益。”



105

以下四个故事出自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的回忆：

亘古美尊在多个场合说到了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的服务和地位：

“留居巴格达期间，我们常常在去往咖啡馆的路上遇到从远近各处而来的朋友和陌生人。那段时间，至大圣枝已经肩负起了各种责任和困难，后来，我们在阿德里安堡遇到了更大的苦难，仍然是祂在承担。眼下，祂在阿卡历经着多重艰辛。在巴格达，我表面上并非囚犯，上帝之圣道完全也不像现在这样广为人知，敌人也不像现在这么强大。在‘神秘之地’（阿德里安堡），我还能与外来的人交谈，但是在至大监狱（阿卡），我却毫无与他人交往的途径。正因如此，教长为了我的宽慰和福祉承担了巨大的艰辛。祂成了我们坚固的堡垒和坚实的盾牌，勇敢地面对一切不怀好意的人和国家，为我带来了安慰。祂租到了迈兹拉阿庄园供我们使用，我们便去了那里。后来祂又租到了巴吉宅邸。祂成功地为圣道付出了繁重的服务，以至于日复一日，祂竟没有机会来到巴吉宅邸。当我们在与信徒交往，以及忙于启示神圣经文和书简时，祂却陷于艰难困苦之中，因为与那样一些人打交道是一种很大的折磨。”

还有一次，天佑美尊说道：“现在，至大圣枝的威权和力量是隐匿的，但很快便会彰显。祂将表现出巨大的力量和灵性，以一己之力在地球的各个角落擎起至大圣名的旗帜，在祂



的影响之下，万众将聚集在和平与宁静之帐下。来到阿卡城的人若能先与至大圣枝见面，启程之前再与几位真正的信徒进行交流，那么其灵性的进步将大受裨益，因为这会使他不受低下思想和世俗行为的影响。如果人们有明察之眼，上帝的征象确然是显而易见的。”

106

有一次，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在亘古美尊尊前，诵读了《拉伊斯书简》和《苏丹书简》（即致纳赛尔丁·沙阿的书简）。

还有一次，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被召往宅邸。往里走的时候，天佑美尊朝他走来，轻声地说：“我已经将你托付给至大圣枝关照了。”

107

天佑美尊全神贯注于启示经文。祂突然停了下来，对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说道：“当我启示神圣经文时，你常常在场。如果全世界的人都渴望亲临这样的场合，那么他们会得到我的应允。”



108

有一篇著名书简的开头是这样的：“无上荣耀的唯一真神对人类显现自身的目的在于，使潜藏于人的内在真我里的瑰宝得以开发和彰显……”^①巴哈欧拉吟诵了这篇书简，此时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就在祂尊前。这篇书简就是为他而启示的。

109

亘古美尊多次对波斯的拜访者和朝圣者说，他们应该时常将“神圣一体性”的真正意义告知他人，以免人们满足于虚妄的幻想。祂解释说：“他们应该无丝毫疑虑地建立起这样的认识：‘神圣一体性’意味着开创每一个天启的显圣者都应被视为一个灵魂，祂们是独一无二、无可匹敌的，其他人，无论地位高低，应一概被看做仆人，完全臣服于神圣天启的始源之前。甚至连作为忠诚者之统帅的伊玛目阿里都说：‘我只是穆罕默德众多仆人中的一位。’”

（纳比勒）

① 巴哈欧拉. 巴哈欧拉圣作选粹，CXXXII.



❁ 110

阿迦·里达·萨达蒂是一位早期信徒，他回忆了下面这个事件：

当我还是一名穆斯林时，我居住在亚兹德。有一天，两名神职人员在布道坛上讲话，描述了伊玛目侯赛因经受的苦难，当时我也在场。我悲伤不已，令在场的每一个人也都感到伤心。我从内心深处渴望看到侯赛因圣容之美。

纪念活动结束了，众人一一散去。在外面，其中一名演讲者朝我走来，问道：“你为何而悲伤、痛哭？无论你希望得到什么，请告诉我，我将尽力而为。”

“我希望拜见伊玛目侯赛因，”我回答道。

他说：“当然可以。我将提供旅行的全部费用，好让你荣耀、体面地拜访卡尔巴拉。”

“愿我的生命为你献身，”我回答道，“但我希望亲眼见到伊玛目侯赛因本人，而不仅是瞻仰他神圣的陵墓。”

“这样的话，我们还是再见吧，”那人说道，“我没有什么能为你效劳的了。”

走了一小段距离之后，我遇到了另一位神职人员，又做了类似的对话。

过了一段时间之后，我离开亚兹德，去阿什哈巴德居住。我在那里接受了巴哈伊信仰。在强烈的爱与渴望的驱使下，我赶到了圣地，只为一瞻天佑美尊的圣容。

“欢迎！欢迎！”当我来到巴哈欧拉尊前时，祂对我说



道，“过来坐下。”然后祂又说道：“赞美归于上帝，因为你有幸见到了侯赛因。”

我一下想起了发生在亚兹德的那件事。在纪念伊玛目侯赛因的活动上，我与两名神职人员有过交谈，并深深地渴望一睹侯赛因的圣容。我注视着巴哈欧拉的面容，同时陷入了诧异与惊愕之中。

还有一次，我在巴哈欧拉尊前，祂让我说出六位信徒的名字。还没等我说，祂便说出了所有六个人的名字，并确认道：“他们的朝圣请求都得到准许了。”我正要提其他几个人时，祂又说道：“至于其他人，他们的朝圣请求也被准许了。”

（阿迦·里达在阿什哈巴德告知编者）

111

阿迦·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塔比布-设拉子记录道，有一天，当朝圣者和当地的信徒结束了每日的拜访时，天佑美尊准许大家离开，但让他留下。

“你的家人非常挂念你的安康，”祂说，“回家吧，去传扬上帝的圣道。”

然后巴哈欧拉给了他一枚小硬币，让他从陆路到设拉子。此前米尔扎·巴吉尔曾表示，希望能获赐一封书简，因此亘古美尊从头顶上的书架上拿下笔筒，取出一支笔，修了一下芦苇笔尖，然后启示了一封书简给他。



阿迦·米尔扎·巴吉尔是一名医生。无论他经过哪个城镇或村落，人们都会前来找他。就这样，他借助巴哈欧拉赐予的那枚小硬币的福佑，不仅能够支付旅行的开支，而且还攒下了一点钱。

在抵达设拉子并与家人聊过之后，他发现，就在天佑美尊召他到尊前的那一天，他的妻子祈求上帝，让丈夫回到家中。

(阿迦·米尔扎·巴吉尔的孙子阿塔乌拉·
纳迪米·设拉子博士提供)

❁ 112

哈通回忆说，在她朝圣期间的一天，天佑美尊到餐桌旁取一罐果味粉。她注意到罐子周围有很多黄蜂，就向侍从使了个眼色，示意他保护巴哈欧拉不要被蜇。

“我不惧怕世上的统治者，”巴哈欧拉笑着说道，“哈通还担心我会受几只飞虫的打搅！”

(吉纳卜-纳提克，《卡尚史》，未出版)



1891年到1892年，应巴哈欧拉之邀，阿迦·米尔扎·阿迦·阿夫南和他的一些家人进行了为期九个月的朝圣。下面的故事便是与此次朝圣有关。和他们一道前来的有守基·阿芬第的祖母和一名仆人。

113

伊斯兰历1308年祖勒·希哲月的第十天（公历1891年7月18日），我们的船抵达海法湾，临近黎明时抛锚停泊。在巴哈欧拉的吩咐下，吉纳卜-曼沙迪前来欢迎我们。过了海关之后，他把我们带到了亘古美尊的帐篷。帐篷就搭在卡尔迈勒山脚下。

太阳尚未升起。天气非常好，令人精神焕发。一位侍从走了进来，带我们去宅邸拜见亘古美尊。侍从掀开门帘，我们看到了祂神圣的身姿和光彩的面容。看到祂站在房间的中央，我们是多么欣慰！祂在长沙发上坐了下来，并吩咐我们也坐下。我和我的三个兄弟跪坐在地板上。“上帝之仆人”——米尔扎·阿迦坐在靠近茶炊的地方，各式茶具就摆在他面前。天佑美尊让他给我们上茶，然后对我们说了这样的话：“荣耀的阿夫南玫瑰园中的花朵啊！欢迎你们！欢迎！你们从设拉子启程实在不易。因上帝之恩典及吉纳卜-阿夫南做出的努力，你们完成了来到圣地的行程。在海上，危险就在你们身边，但全



能者向你们提供了护佑。想想吧！就在今天，数千人正（在麦加）忙于哈瓦拉（一种朝圣期间在萨非和马尔韦赫之间来回跳的仪式），而世人的挚爱者却居住在此地。所有人都疏忽大意，所有人都不去理会，所有人都仍未意识到，你们才是真正的朝圣者！”

当祂说这些话时，我想起了马拉维（即哲拉鲁丁·鲁米）写下的几句诗：

前去朝圣的朝圣者啊，
你们在哪里？
挚爱者在此，
来，快来吧！

巴哈欧拉立刻转向我说道：“神秘主义者也提到了这首诗。”

祂再次让侍从给我们上茶，在此之后我们便离开了。

朋友们在海法租了一所房子供我们使用，与天佑美尊的宅邸毗邻。

114

一天下午三点钟，我正发着高烧，我们被召到巴哈欧拉尊前。“你在发烧，”巴哈欧拉说道，“发烧是这里的地方病，来到这里的人定会患上它。”然后祂吩咐人给我们上了茶。



我几乎立刻开始出汗，最后衣服都湿透了。“去换一下衣服吧，”巴哈欧拉指示我说，“你不会再发烧了。”在我们居住于圣地的九个月里，我再也没生过病。

大约就在这段时间（1891年春），七名信徒于同一天在亚兹德市被处死。这一事件令天佑美尊心绪不宁，极度悲痛，以至于随后的九天里无人获准前去拜见祂。

到了第九天，祂把信徒召集到尊前，详细地向大家讲了卡扎尔王朝的所作所为、亚兹德事件以及齐卢-苏丹和他的儿子贾拉勒-道莱犯下的暴行。随后，在对我们的讲话中，祂劝我们不要伤心、沮丧，也不必悲痛。祂断言：“上帝的圣道之树是由殉道者的鲜血灌溉的，而倘若树得不到灌溉，它就不会生长，也不会结出最美好的果实。很快，这个王朝最后的印记就将消失在历史的舞台，波斯的土地也将得到净化。贾拉勒-道莱已经做出了一桩令上天众灵泣血的举动。”

115

伊斯兰历1309年穆哈兰月的第一天（公元1891年8月7日），天佑美尊邀请信徒们与祂一同庆祝巴孛诞辰。由于我的父亲患有严重的风湿病，坐在地板上非常不适，巴哈欧拉便让一名侍从搬来了椅子，然后又给我的几个兄弟安排了椅子，于是我们全家人都坐了下来。

那天，朝圣者和全体信徒齐聚巴哈欧拉尊前。祂在讲话中



说到了过去天启中出现分裂和分歧的原因。随后，祂一边亲手为所有在场的人送上果仁饼，一边说道：“此日是圣座巴孛降世并光照世界之日。因此让这里充满无尽的喜悦和欢乐吧。”

祂的话讲完后，信徒们才一一告辞离去。

❁ 116

次日，也就是穆哈兰月的第二天，乃是亘古美尊的诞辰。朝圣者和信徒们再次被召集到巴哈欧拉尊前。那天早上，祂讲到了本天启的无上伟大和崇高圣笔的力量、祂遭放逐的本质、祂来到至大监狱，并全面地讲述了世上的暴君和宗教的领袖所施加的压迫。祂还提到，纳赛尔丁·沙阿和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都是为上帝之圣道带来不公、压迫和伤害的源头，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暴行更为严重，因为他毫无缘由地将各世之蒙冤者放逐到了这至大监狱。至于纳赛尔丁·沙阿，由于圣道早期的几名信徒做出的愚昧行为（企图刺杀他），每当他想到皮肤下的那个小伤口，他便心生愤怒，进而对信徒们施以暴行。

随后，巴哈欧拉引用了哈菲兹的两句诗：

那些日子如苦涩的毒药，
但它们很快就会逝去；
像蜜糖一般甜美的日子，
又会再次到来。



117

秋天来了，天佑美尊把祂的居所从海法换到了巴吉宅邸。紧邻宅邸的一所小房子被租来供我们一家居住。由于处在这样一个位置，我们能够看到巴哈欧拉的房间。我们在黎明时分起床祈祷时，常常看到祂的房间闪耀着光芒，天佑美尊来回踱着步，对祂的文书授写神圣经文。

118

在亘古美尊的吩咐下，我和我的两个兄弟——米尔扎·布祖尔格和米尔扎·迪亚——每日都要听米尔扎·优素福汗和阿迦·赛义德·阿萨杜拉-库米讲课，上课地点就在宅邸一层的一个房间里。还有米什金-盖莱姆的课，他教我们书法。

119

有几次，亘古美尊在黎明时分启示并向米尔扎·阿迦授写神圣经文时，我也在祂尊前。我无比珍视这一殊荣。哈迪穆拉（上帝之仆）会把芦苇笔都削好，并且总是在手边放着备用的纸和墨水。书简启示速度之快，令他常常拿不住笔，于是笔便



从他手中飞出去。每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他便迅速地再拿起一支笔，继续书写。有时他跟不上了，便说：“我没能全部记下来。”然后天佑美尊便为他重复一遍刚才启示的经文。

120

有一次，亘古美尊让我的兄弟哈吉·米尔扎·布祖尔格把祂的一首题为“加西迪-瓦尔盖耶”（即《圣鸽颂》，创作于苏莱曼尼亚镇）的诗抄一份。当他抄完并拿给巴哈欧拉时，巴哈欧拉称赞了他，还给了他一个伊斯法罕制造的笔盒和一个银制墨水座。

121

第二天，我又荣幸地得到天佑美尊的单独召见。在我拜访的过程中，祂说：“我让米尔扎·优素福汗和赛义德·阿萨杜拉仔细监督你的课程和写作。”然后，祂用福佑的双手给了我一瓶玫瑰水。“这是从卡尚市的加姆萨尔送过来的，路上用了四十天才到这里，”祂说。随后祂又补充道：“这瓶玫瑰水好像是上帝为了今天这样的时日而创造的，今日乃是万日之王。”



（直到最近，当朝圣者拜访巴亭在设拉子的故居时，他们还在用那个玫瑰水瓶为自己喷洒香水。）

122

一天晚上，我们被告知天佑美尊打算在第二天拜访朱奈恩花园，并吩咐朝圣者和信徒们一同前往。

日出之前，大家齐聚宅邸附近，没过多久天佑美尊就加入了我们。此前，两名来自卡尚的信徒，阿迦·穆罕默德·哈希姆和阿迦·吴拉姆-阿里，给了巴哈欧拉一头性情温和的白色驴子，供祂代步。当我们步行上路后，身材高大的哈吉·哈瓦尔（居住在当地的一位信徒）便撑起遮阳伞为天佑美尊遮阳。天气宜人，令人神清气爽。此情此景让我想起了哈菲兹的两句诗：

今日晨风拂面，
今日挚爱者去向田间。

很快我们就到了朱奈恩花园，并受到了盛情款待。花园分外美丽、宜人。空气中弥漫着花香，鸟儿唱起动听的歌谣。那天，天佑美尊十分高兴，不断向信徒们赐予恩惠和奖赏。午饭过后，祂对这个“神圣的聚会”讲了话。大约就在此时，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来到了花园。

巴哈欧拉宣布：“教长来了，我们欢迎祂吧。”阿博都-



巴哈以无法用言语形容的谦卑姿态走过来，坐到巴哈欧拉尊前。我们也获准入座。

天佑美尊对阿博都-巴哈说道：“从早上到现在，这座花园还不够漂亮，但是现在，随着您的到来，它变得更加令人愉悦了。”然后祂又补充道：“如果你今早能来就更好了。”

阿博都-巴哈回答道：“穆塔萨里夫（行政长官）和阿卡的一些居民要来，我迎接并款待了他们。”

亘古美尊微笑着说道：“正是教长承担了所有这些责任，与此同时祂还要关照信徒们的安适。愿上帝保护祂免遭嫉妒者和顽固者之害。”

然后祂对我们说，有一天在巴格达，一位乞丐讨要施舍。当巴哈欧拉给了他一个硬币时，他说道：“愿圣座阿巴斯（伊玛目侯赛因的异母兄弟）永远协助您。”巴哈欧拉说道：“这是一个美好的祝福。”（此处的阿巴斯指阿博都-巴哈·阿巴斯）

总之，信徒们那天获得了非凡的恩典，因为巴哈欧拉无比开心。

日落前一个小时，天佑美尊骑着驴子回到了宅邸，我们则一路护送祂。到了外面的大门后，我们才离去。

❁ 123

监狱之城阿卡距离巴吉宅邸大约有五公里。贾迈勒花园离



巴哈欧拉
故事集

宅邸很近，到了那里之后仍能看到宅邸。每当阿博都-巴哈快到宅邸时，如果是骑行，祂会从这里翻身下来，极其谦卑地步行前进。一天，圣地的所有信徒来到巴吉宅邸，齐聚在巴哈欧拉尊前。其中包括祂的几位圣枝（儿子），一些著名的信徒，如纳比勒-阿扎姆、阿夫南-卡比尔、阿迦·里达-设拉子、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勒曼、米什金-盖莱姆和我的父亲，还有朝圣者之家的阿迦·穆罕默德-哈桑。巴哈欧拉突然转向阿卡平原，说道：“教长要来了，去欢迎祂吧。”我们都赶忙去迎接教长，并和祂一同回到了天佑美尊的房间。

随着亘古美尊在尘世的生命临近终点，祂的讲话常常提到圣约的重要性。就在那天，天佑美尊发出了关于圣约遭到破坏的严重警告。讲到一半，祂指着次大圣枝（祂的儿子米尔扎·穆罕默德-阿里，未来最主要的圣约破坏者），铿锵有力地說道：“如果有某位圣枝有片刻越出圣约的荫庇，他必将被带入虚空。”^①祂的话语力量之强大令每个在场者的内心都充满了敬畏。

第二天，我们正在巴哈欧拉尊前，米尔扎·迪亚欧拉（祂的儿子）进来说道：“阿迦（教长）想知道，您是否允许我们和一些信徒拜访朱奈恩花园。”巴哈欧拉问他，是谁发来的这个请求。得知是次大圣枝后，祂用坚定、清晰的口吻说道：

“这里只有一位教长，其他人都有名字。教长不是别人，正是至大圣枝，所有人都要围绕在祂周围。”

① 守基·阿芬第. 神临记. 威尔梅特：巴哈伊出版社，1974:251.



124

一天下午，我们聚集在里兹万花园。天空中飘着小雨，空气清新宜人。天佑美尊回忆起了他们在巴格达度过的时光，以及米尔扎·叶海亚（祂的异母弟弟）和祂的同党对圣道的破坏。

在讲话的过程中，巴哈欧拉提到，那段时间“有几位神职人员来拜访我。其中一位询问道：‘您从哪里来？’我回答道，‘我来自阿玛（天堂的比喻式说法）。’他问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它在哪里。我回答说，阿玛的气候如此宜人，堪称天国，树上结满了果实。那里满眼绿色，草木青葱，河流潺潺，是灵性之人的聚集地。‘我们可以去吗？’其中一人问道。我回答说：‘不，这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地方不适合你。’”

那天晚些时候，巴哈欧拉讲了这样一番话：“从巴格达启程之前，我走进纳吉比耶花园，在那里停留了十二天。每天人们都从巴格达前来与我道别。包括几位乌里玛（具有很高宗教学识的人），其中有一位称：‘我们在等待马赫迪，设拉子的一位赛义德宣称自己拥有这一地位，有一些人追随了祂（指巴孛）。然后我们期待着侯赛因的显现，现在您宣称就是此人。那么，从现在起，我们的职责是什么？’就在那天，我为他们分配了任务：‘你们的职责就是刻苦研习《沙尔赫-鲁弥》（一本关于伊玛目律法的基础教材）和锡巴瓦伊赫（一本著名的阿拉伯语法书的作者）的书，以使你们直接进入自己的居所。’”



125

另有一次，天佑美尊再次讲到了他们在巴格达的日子。对于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德黑兰尼所施行的暴政和不公（见34页），巴哈欧拉说道：“在纳赛尔丁·沙阿和苏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支持下，不管这位谢赫如何处心积虑地熄灭本圣道之光，他都无力做到。上帝之圣道自行传播到了地球的东方及西方。很快你们便将见证世界的旧秩序退出舞台，世界各国齐聚在圣道之帐下。”

随后，祂又对我们讲了一位宗教领袖的拜访。此人高大壮硕，戴着厚重的头巾，他那胡子的长度难得一见。巴哈欧拉说：“在问候了我之后，他坐下来，开始用阿拉伯语读一些高深的篇章。‘你不介绍一下自己，好让我知道你吗？’我建议道。

“拜访者的回答只给了他的头衔，而非姓名：‘我是哈塔穆勒-穆智台希丁（最后的神职人员）。’

“‘因沙安拉（如系天意），’我连说了几次，‘因沙安拉，因沙安拉。’”

天佑美尊那天极为高兴，一直都微笑着。

126

有一次，天佑美尊向我们讲述了穆拉·阿里-萨卜泽瓦里



是如何殉道的。“当他准备迎接死亡时，他让行刑人割开他的一条静脉。那位行刑者答应了，在他脖颈上浅浅地割了一刀。随后，他的鲜血染红了自己白色的胡须，他对围观者说道：

‘众人啊！阿里之子侯赛因在卡尔巴拉平原上等待殉道时悲叹：‘可有人能帮我？’但我要说：‘可有人能看到我的牺牲？’”

“这个人说的话多么伟大！”天佑美尊重复了好几遍。

“他用自己纯洁的鲜血证明了本天启的真实。人们虽然看到了，却没有理会。就是这样的征象证明了本天启的伟大。这些事件将被记录下来，留给后人，并会成为他们自豪的源泉。”

❁ 127

一天下午，我们被召至巴吉宅邸。天佑美尊正站在房间正中。“不要让任何事情使你们伤心，或为你们带来悲痛，”祂这样说道，因为当时我们站在祂尊前，悲伤地哭泣。“须确知，我会永远与你们同在。你们为什么如此哀伤呢？塞得港离这里很近，当我呼唤你们的时候，你们便会听见。不要悲伤！发生在阿夫南身上的事情不会发生在其他朝圣者身上。要开心！要欢乐！上帝之恩典环绕着你们。”然后祂坐下了，并吩咐我们也入座。接着祂亲手给了我们每个人一封特别启示的书简。就这样，我们九个月的朝圣到了尾声。

后来，天佑美尊又召见了我的母亲和姐姐，两人得到了祂



巴哈欧拉
故事集

无尽的恩惠。当她们即将离开时，我的母亲有了一个念想：如果巴哈欧拉能将祂的戒指赐予她作为一种福佑，她就别无他求了。后来，当她和至大圣叶（巴哈欧拉的女儿）在一起时，一位女侍走进来，带来了巴哈欧拉戴过的戒指。她把戒指给了我的母亲，说道：“巴哈欧拉指示我把这个戒指给你。”

我们一同向至大圣枝道别，从阿卡启程去了海法。随后，我们又在海法登上了一艘船，前往埃及……

（以上关于阿迦·米尔扎·阿迦及同行众人的故事
改编自他儿子哈吉·米尔扎·哈比布拉的回忆录，
由他的孙子阿布-卡西姆·阿夫南提供）

128

1891年到1892年，哈吉·赛义德·贾法尔-阿夫南的女儿阿丽耶·哈努姆陪同她的母亲及阿夫南一家去朝圣，那年她十六岁。她很幸运，因为天佑美尊启示神圣经文时，她常常在祂尊前。有一天，她向神圣家族的女士们提到，她不喜欢家里给自己取的名字苏格拉。当人们把这件事告诉巴哈欧拉时，祂便为她取了阿丽耶这个名字。另有一次，当她与神圣家族的女士们在一起时，她表示自己有个愿望，希望天佑美尊亲笔为她启示一封书简。很快，她就获赐了这一巨大的恩惠，巴哈欧拉以她的新名字启示了一封书简。

（据阿布-卡西姆·阿夫南提供）



以下片段概引自圣辅塔拉祖拉-萨曼达里的回忆。他曾于16岁时觐见巴哈欧拉。在巴哈欧拉升天（1892年5月29日）之前，他在阿卡待了六个月，在那之后他又待了一个月。

129

萨曼达里先生第一次见到巴哈欧拉是在阿布德宅邸。如下是他对此次拜访的描述。

（当我进入祂的房间时，）天佑美尊正坐在长沙发上。当我在祂面前鞠躬时，我戴的非斯帽从头上掉了下来。巴哈欧拉用祂神圣的双手帮我重新戴上，并且说道：“马尔哈巴（欢迎）！”我无法控制自己的颤抖和晃动。祂让我坐下来。在巴哈欧拉的要求下，一位侍从为我上了茶。但我抖得太厉害，几乎端不住茶杯。

“比斯米拉（请）！比斯米拉！”巴哈欧拉重复了几遍，邀请我喝茶，但我还是抖个不停，无法喝茶。祂询问了我父亲的健康状况，在此之后，我获准离开了。

130

一天日落时分，当我来到巴哈欧拉尊前时，宅邸里还有一



个人，巴哈欧拉正忙着回答这人向祂提的问题。此后，我便成了祂无尽恩惠的接受对象。祂称我为“塔拉兹·埃芬迪”。

那天早些时候，巴哈欧拉收到了一箱产自巴士拉的椰枣。祂只拿了一颗吃了，却给了我一大把。当祂第二次把神圣的双手伸进椰枣盒时，我摊开长袍的前襟（以便接椰枣）。但祂说道：“不要吃太多。它可能会给你带来不适。这个地方是至大监狱。”然后祂把手中的椰枣全部给了另一个在场的人。最后，祂把我们托付给上帝，并应允我们离开。

131

有两次，我得到了一桩至高的恩惠：巴哈欧拉在巴吉宅邸启示神圣经文时，我也在祂尊前。在场的只有我和文书。其中一次，书写经文的是米尔扎·阿迦，另一次是一位神圣家族的成员（一位圣枝）。

当天佑美尊在启示神圣经文的过程中来回踱步时，我得以充分目睹那圣美的面容所反映出的威严、崇高以及神圣降赐的力量和威权。在祂启示经文的同时，祂的脸容光焕发，熠熠生辉。祂常常打着手势，祂那极富穿透力的目光会不时地凝视着大海。每当祂神圣的嘴唇显得有些干时，祂便暂时停下来，喝一点水。

从祂口中奔涌而出的经文有时是吟唱出的，也有的时候是带着无上的权威启示出的。比如，祷文是用富于乐感的声音念



出的，而书简则是伴着威严和力量启示的。

米尔扎·阿迦的书写速度非比寻常，房间里散落了一地的纸。

❁ 132

我记得，天佑美尊有一次穿了一件羊绒长外套，外套的衬里是一种上好的皮毛。袖子比袍穿在里面的长袍略短。我只在冬季见到过一次天佑美尊穿着这件服装。

袍飘逸的头发和胡须是乌黑的，当时，人们惯常用染色剂来染发。

我从没见过袍不戴帽子。袍的帽子是绿色的，比常见的都要高，底部裹着一些质地上佳的白色布料。

❁ 133

有三次，我有幸在傍晚时分到巴哈欧拉的帐篷去拜见袍。袍的帐篷搭在宅邸北面的一块地里，其中种着巨大的红色虞美人。其中有一次，朝圣者受到了午餐的款待。亘古美尊坐在上座，由于座位不够，袍一遍遍地吩咐大家“坐下，坐下！”一些在场的人坐在了地板上。



米尔扎·阿迦坐在众人中间，面对着天佑美尊。按照巴哈欧拉的吩咐，他诵读了几篇祷文和神圣经文。天佑美尊会不时地对众人讲话。

134

这三天里的另外一次，我面向巴哈欧拉，站在祂的帐篷里。我听不清祂的声音，便走到帐篷最里面的角落。那里是储藏区，离巴哈欧拉坐的地方不远。我独自一人站在那边，不仅可以清楚地看到祂的圣容，而且可以清楚、准确地听到祂的话语。

聚会结束了，在场的每个人都分到了桔子。随后天佑美尊从座位上站起身来。我快步离开原来站的地方，来到巴哈欧拉就要经过的门前，双臂交叉，像雕像一样地站在那里。当祂的目光落在我身上时，祂把手中的桔子给了我，并且说道：“马尔哈巴（请立即吃吧）！”祂告诉我可以离去了，然后就朝宅邸走去。这里的年轻人一听说巴哈欧拉亲手给了我一个桔子，便跑来抢。但我一边跑，一边把桔子吃了个精光，一点儿都没分给别人！



❁ 135

欢庆诺鲁孜节的那天，天佑美尊造访朱奈恩花园，并准许住在当地的一些巴哈伊和朝圣者前去拜见祂。

之前的一天，我与几位朋友结伴到海法短途旅行，忽然得知我们将要立刻返回，到朱奈恩花园拜访天佑美尊。我们一早坐马车离开了海法，随后到达巴吉，并去了朱奈恩花园。

那一天的确是最受福佑的日子。著名的巴哈伊诗人吉纳卜-纳比勒-阿扎姆和吉纳卜-安达利布都出席了聚会，并且为那一庄严的场合作了诗。

那天我得到了巴哈欧拉的慷慨惠赠。祂通过一位侍从赐予了我一套荣耀的衣袍，其中包括一件丝质披风、一件衬衣、一套内衣、一条棉质披巾和一双袜子。

天气分外宜人。那天先是下了一阵小雨，随后立刻放晴。朱奈恩花园的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果实。

我们在那个香气弥漫的花园用了午餐，当时天佑美尊在附近的一个房间里。临近日落时，下了一阵小雨，道路略有一丝泥泞。天佑美尊骑上一头白色的驴子往巴吉走去，一些朋友——我也在其中——则步行跟在后面。

❁ 136

里兹万节第一天的早上，我在三位朋友的陪同下，到巴吉



宅邸的房间拜见了巴哈欧拉。拜见之前我们刚刚在宅邸的底层吃了一些甜饼。

天佑美尊坐在长沙发上，我们坐在地板上。在我们用过茶水后，天佑美尊开始朗诵（致沙阿的）苏丹书简。祂的朗诵威严、雄浑，持续了半个小时。在朗诵时，祂偶尔会动一下手，或者移动一下脚。我无法描述天佑美尊此时的状态。

“塔拉兹·埃芬迪！起来，给每人拿一枝花，”祂对我说。那天早些时候，他们从朱奈恩花园带来了一束束的玫瑰花，并把它们铺展在地板上的一张布单上。我起身给每个人拿了一枝玫瑰。“也给我拿一枝，”天佑美尊说道。我递给了祂一枝。“你自己也拿一枝，”祂又吩咐我道。在我拿了一枝玫瑰后，祂说“费阿曼欧拉（愿上帝保佑你）”，然后应允我们离开。

137

至大节日——里兹万节期间的一天，天佑美尊造访了里兹万花园。在那个至高无上的永恒乐园，我和一群信徒及朋友一起，有幸见到了万世之主的圣容。著名的巴哈伊诗人吉纳卜-安达利布朗诵了一首他写的颂歌。

天佑美尊站在花园房子的阳台上，注视着那些排列成队、正在仰望祂圣容的热情的人们。随后，天佑美尊给在场的每个人分发了一份玫瑰露、糖果和桔子。同时，祂还记着吉纳卜-



安达利布朗诵的诗歌，赐给了他一瓶加姆萨尔的香水 and 两个桔子。

138

那些日子里，我有幸多次拜访了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祂总是非常有礼、慷慨地接待我。依照祂的吩咐，我准备练习书法，临摹字帖。

有一天，天气十分温暖，我穿着轻便的服装，没有戴帽子。我就这样坐着写字，突然至大圣枝走进了房间。我站起身来，穿上披风，戴上帽子，并问候了祂。同住在汗-阿瓦米德家庭旅馆的信徒和朋友们也来到了这个房间。阿博都-巴哈看了我写的字，并且赞扬了我。

139

有一天，外面下着小雨，阿博都-巴哈对我说：“我们去巴吉宅邸拜见天佑美尊吧。”随后祂又补充道：“可现在正在下雨。你有伞吗？”我回答说，伞在旅馆。“我们在大门等着，”阿博都-巴哈继而说道，“你去拿伞。”

我很快地去了旅馆，找到雨伞，然后回到阿博都-巴哈等



候的大门口。挚爱的教长迈开了优雅的步伐。我们来到宅邸，拜见了巴哈欧拉。

140

由于我已两周没有去拜见巴哈欧拉，一天，我决定去巴吉宅邸。当地一位居民的女儿碰巧在那里。我问这个年轻的女孩，此时是否有人正在天佑美尊尊前。她回答说，巴哈欧拉正独自一人，来回踱着步子。我对她说：“去向巴哈欧拉说：‘塔拉兹已经两周没有来到您神圣的尊前了，他希望获准拜访。’”那个年轻的女孩传达了我的话，并回来告诉我，巴哈欧拉说：“比斯米拉！比法玛伊德（请进）！”

我怀着一种难以描述的心情，来到了祂的尊前。天佑美尊问候我道：“马尔哈巴（欢迎）！塔拉兹·埃芬迪！”随后祂走到我身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头和脸，并问我身体可好。过了一会儿，祂又说道：“你看，你抱怨说你未曾见到我。你没有到城里拜访至大圣枝吗？”

我回答说，我每日每夜都见到祂（阿博都-巴哈）。巴哈欧拉随后便说：“那你为何还有这样的抱怨呢？”祂继而说道：“这里是你的第一住所！你随时都可以来，而且为了你们的方便，我们还准备了家庭旅馆。”

随后祂给了我一些糖果，并准许我离开。

（圣辅萨曼达里先生的这些回忆，由他的儿子
迈赫迪·萨曼达里博士提供）



141

看到父亲在经历了多年的艰辛和苦难之后，终于能置身美丽的里兹万花园，在小溪边的桑树下获得宁静，阿博都-巴哈的内心满怀喜悦。芬芳茂盛、五颜六色的花朵和灌木，飞溅的泉水，清新的空气，特别是巴哈欧拉的临在，所有这些振奋了有幸陪伴祂的人的灵魂。

神圣家族的孩子们最大的乐事就是偶尔与巴哈欧拉一起到花园里野餐。对他们来说，巴哈欧拉就像另一位慈爱的父亲一样，而他们总会把自己的小困难告诉巴哈欧拉。

凡是与孩子们有关的事情，巴哈欧拉都很感兴趣，特别是在整洁、秩序和管教方面。在那些时常单调的日子里，他们所有的美食和快乐都来自巴哈欧拉。当人们把盒装的糖果拿给巴哈欧拉时，祂会幽默地说：“给孩子们留一些，否则教长就全部分光了。”有的时候，祂会把孩子们叫来，把糖果分给他们。

到了睡觉的时间，尽管孩子们的家长不希望他们打扰巴哈欧拉，巴哈欧拉却总是用慈爱的话语欢迎他们。祂会告诉孩子们：“明天，你们要和我一起去里兹万花园。”他们便开心得几乎无法入睡。

（布洛姆菲尔德，第97-98页）



142

在描述囚禁在西亚查尔监狱的生活时，天佑美尊回忆道：“加在我脖子上的锁链重得难以承受（最重的锁链超过五十公斤），但把双手的拇指绑在背后要比这更为痛苦。皇家卫兵顽固不化，不过行刑人对我们比较友善。其中还有一位给我带来了茶和葡萄，但由于锁链加身、双手被缚，我无法收下。”

巴哈欧拉继续述说祂的回忆：“无论我被驱逐至何处，随之而来的困难都与我抵达阿卡后的经历类似。不过，现在的情况改变了，这里的人们都逐渐变得平和温顺。不管我住在哪里，情况都是如此。起初，上帝之圣道不为人知，我则受困于苦难。但现在，赞美归于上帝，这些地区的人们正对我表现出他们的谦卑和尊敬。”

（纳比勒）

143

巴哈伊信仰的圣护用动人的笔触描述了天佑美尊与追随者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

“在离世的六天前，巴哈欧拉将聚集在巴吉宅邸的所有信徒召到面前。这是祂与他们的最后一次见面。祂躺在病榻上，在一个儿子的扶助下勉力撑起身体，对他们说：‘我对大家都



很满意，你们每天早晚都来这里，做了很多服务工作，非常辛苦。祈愿上帝协助你们团结一心。祈愿祂帮助你们弘扬存在之主的圣道。’ ”

(守基·阿芬第，《神临记》，第222页)

🌸 144

在人们最后一次拜见巴哈欧拉时，一位名叫吉纳卜-米尔扎·伊斯梅尔的信徒也在场。他记录道：“在听了祂的这些话语后，我的泪水夺眶而出，我难以抑制自己的悲伤和痛苦。此时，天佑美尊吩咐我走近一点，我照做了。巴哈欧拉用手中的手帕擦去了我脸上的泪水。当祂为我擦眼泪时，以赛亚（《以赛亚书》25:8）的话不知不觉地涌入了我的脑海：‘主耶和华必擦去各人脸上的眼泪……’ ”

词汇表

阿巴（‘Abá）：披风或斗篷。

阿博都-巴哈（‘Abdu’l-Bahá, 1844–1921）：意为“巴哈的仆人”。巴哈欧拉的长子、祂指定的继承人阿巴斯·埃芬迪所用的名字。

阿迦-卡利姆（Áqáy-i-Kalím）：即米尔扎·穆萨（Mírzá Músá），巴哈欧拉忠实的弟弟。

阿玛（‘Amá’）：寓指“天堂”。

阿米尔·尼扎姆（Amír-Nizám）：首相米尔扎·塔基汗的头衔之一。

安达鲁尼（Andarúni）：内室或闺阁。

巴比（Bábí）：巴孛的追随者。

巴孛（Báb, 1819–1850）：意为“门”。赛义德·阿里-穆罕默德于1844年5月在设拉子宣示其使命后所用的称号。

巴达什特（Badash̄t）：巴比教徒于1848年在马赞达兰省边境的一个村庄召开的会议，由巴哈欧拉召集和指导。这次会议确立了巴比信仰的独立性质。

巴哈欧拉（Bahá’u’lláh, 1817–1892）：意为“上帝的荣耀”，米尔扎·侯赛因-阿里的称号，祂于1863年4月在巴格达宣示了使命。（见引言）



巴哈伊 (Bahá'í)：巴哈欧拉的追随者。

巴哈伊信仰的圣护 (Guardian of the Bahá'í Faith)：见“守基·阿芬第”。

比法玛伊德 (Bifarmá'id)：Bismilláh的波斯语译音。

比鲁尼 (Bíruní)：外室或男子的房间。

比斯米拉 (Bismilláh, 阿拉伯语)：意为“请”。

费阿曼欧拉 (Fí Amán'u'lláh)：“愿上帝保佑你”。送客时用。

古森-阿扎姆 (Ghuṣn-i-A'zam)：意为“至大圣枝”，阿博都-巴哈的称号。

哈齐拉图-古兹 (Ḥaẓíratu'l-Quds)：“神圣之地”。巴哈伊教务管理活动总部的正式名称。

胡古古拉 (Huqúqu'lláh)：“上帝的权利”。巴哈欧拉的律法经书《亚格达斯经》中规定的由巴哈伊信徒捐付的钱物。

卡巴 (Qabá)：齐脚踝的男式长袍，前面开口。

卡伊姆 (Qá'im)：意为“将要出现者”，伊斯兰教什叶派的应允者。

马尔哈巴 (Marḥabá)：“好啊”，“干得好”，也用作“欢迎”。

穆哈兰月 (Muḥarram)：伊斯兰历的元月，伊斯兰教什叶派将该月的前十天用来纪念伊玛目侯赛因在卡尔巴拉殉教。

穆塔萨里夫 (Mutaṣarrif)：即省长，总督。

穆智台希德 (Mujtahid)：即穆斯林律法博士。

内里兹 (Nayriz)：1850年和1853年在法尔斯省 (Fárs) 内里兹发生了两个事件，大批巴比教徒被迫反抗占绝对优势的政府军。



巴哈欧拉
故事集

在这两次事件中，他们均因被出卖而遭失败。随后，信徒中的妇女儿童遭受折磨、屠杀和残酷对待。

纳巴特 (Nabát)：波斯的一种冰糖。

萨尔达里 (Sardári)：指双排扣男式长外套，腰间打褶，用钮扣扣紧，直领。

圣训 (Ḥadīth)：伊斯兰教的经外传说。

守基·阿芬第 (Shoghi Effendi, 1897–1957)：阿博都-巴哈的长外孙，在阿博都-巴哈的《阿博都-巴哈遗嘱》中被指定为巴哈伊信仰的圣护和祂的继承人。

塔杰 (Táj)：有“王冠”之意，这里指高毡帽。

土曼 (Túmán)：伊朗的货币单位。

西亚查尔 (Siyáh-Chál)：即德黑兰的地牢。1852年，巴哈欧拉与巴比教友和一百五十名罪犯被用铁链拴住监禁于此长达四个月。在那里极其恶劣的条件下，祂接受了祂的使命的第一个预兆。

谢赫·塔巴尔西 (Shaykh Ṭabarsí)：1848年10月至1849年5月，在巴尔富鲁什 (Bárfurúsh) 东南约十四英里处一座灵祠附近，三百一十三名巴比教徒在仓促构筑的要塞里防御约七个月之久。只是因为叛徒出卖，占绝对优势的政府军才打败他们。十九位使徒（巴孛的第一批门徒）中有九位是其中的防御者；大多数人丧生，包括最杰出的使徒穆拉·侯赛因和库杜斯。巴哈伊信仰的圣护把这次事件描述为“人类现代史上至为罕见的景象”（《神临记》）。

因沙安拉 (Inshá'alláh)：“如系天意”或“若上帝意愿”。

至大圣枝 (Most Great Branch)：阿博都-巴哈的称号。

译名对照表

《阿迦·阿卜杜勒-拉希姆-博什鲁伊传》	The Biography of Áqá ‘Abdu’r-Raḥím Buṣhrú’í
《阿卡朝圣札记》	Bihjatu’ş-Şudúr
《卡尚史》	The History of Káshán
《拉伊斯书简》	Lawḥ-i-Ra’ís
《玛斯纳维》	Mathnaví
《赛布尔章》	Súrih of Şabr
《沙尔赫-鲁弥》	Sharḥ-i-Lum‘ih
《苏丹书简》	Lawḥ-i-Sulṭán
《以赛亚书》	Isaiah
《忠信群英传略》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阿巴斯	‘Abbás
阿卜杜拉	‘Abdu’lláh
阿卜杜勒-阿齐兹	‘Abdu’l-‘Azíz
阿卜杜勒-卡里姆	‘Abdu’l-Karím
阿卜杜勒-拉赫曼	‘Abdu’r-Raḥmán
阿卜杜勒-瓦哈卜	‘Abdu’l-Vaḥháb
阿卜杜斯-萨拉姆·埃芬迪	‘Abdu’s-Salám Effendi
阿布德	‘Abbúd
阿布-卡西姆·阿夫南	Abu’l-Qásim Afnán



巴哈欧拉
故事集

阿布-塔利布 Abú-Tálib

阿德里安堡 Adrianople

阿夫南 Afnán

阿夫南-卡比尔 Afnán-i-Kabír

阿迦·阿卜杜勒-拉希姆-博什鲁伊 Áqá ‘Abdu’r-Raḥím Bushrú’í

阿迦·阿齐祖拉-贾扎布 Áqá ‘Azízu’lláh-i-Jadhdháb

阿迦·侯赛因-阿什奇 Áqá Ḥusayn-i-Áshchí

阿迦·里达·萨达蒂 Áqá Ridá Sa‘ádatí

阿迦·里达-设拉子 Áqá Ridáy-i-Shirází

阿迦·米尔扎·阿迦 Áqá Mírzá Áqá

阿迦·米尔扎·阿迦·阿夫南 Áqá Mírzá Áqá Afnán

阿迦·米尔扎·贾法尔-亚兹迪 Áqá Mírzá Ja‘far-i-Yazdí

阿迦·米尔扎·穆罕默德·巴吉尔-塔比布-设拉子 Áqá Mírzá

Muḥammad Báqir-i-Tabib-i-Shirází

阿迦·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 Áqáy Mírzá Muḥammad-Qulí

阿迦·穆罕默德·哈希姆 Áqá Muḥammad Hāshim

阿迦·穆罕默德-大不里士 Áqá Muḥammad-i-Tabrizí

阿迦·穆罕默德-哈桑 Áqá Muḥammad-Ḥasan

阿迦·穆罕默德-拉希姆·伊斯法哈尼 Áqá Muḥammad-Raḥím

Iṣfahání

阿迦·赛义德·阿萨杜拉-库米 Áqá Siyyid Asadu’lláh-i-Qumí

阿迦·赛义德·迈赫迪·戈尔帕耶加尼 Áqá Siyyid Mihdí

Gulpáygání

阿迦·塔希尔 Áqá Táhir

阿迦·吴拉姆-阿里 Áqá Ghulám-‘Alí

阿迦-卡利姆 Áqáy-i-Kalím



阿拉胡-阿卜哈 ‘Alláh’u’Abhá
 阿里·帕夏 ‘Álī Páshá
 阿里-阿克巴尔 ‘Alí-Akbar
 阿丽耶·哈努姆 ‘Alíyyih Khánúm
 阿玛 ‘Amá
 阿明·贾扎布 Amín Jadhdháb
 阿莫勒 Ámul
 阿齐祖拉 ‘Azízu’llah
 阿什哈巴德 ‘Ishqábád
 阿什拉菲 ashrafis
 阿斯塔拉巴德 Astarábád
 阿塔巴特 ‘Atabát
 阿塔乌拉·纳迪米·设拉子 ‘Aṭá’u’lláh Nadímí Shírází
 阿塔乌拉·纳特奇 ‘Aṭá’u’lláh Nuṭqí
 阿塔乌拉·希鲁斯 ‘Aṭá’u’lláh Sírús
 阿西叶·哈努姆 Ásíyyih Khánúm
 阿尤布·安萨里 Ayúbb Anşarí
 艾哈迈德-阿斯巴奇 Aḥmad-i-Asbaqí
 艾米尔·尼扎姆 Amír-Nizám
 安达鲁尼 andarúní
 巴达什特 Badaşht
 巴迪 Badí‘
 巴吉 Bahjí
 巴库 Bákú
 巴士拉 Başrah
 巴希叶·哈努姆 Bahíyyih Khánúm



巴哈欧拉
故事集

贝希尔-伊拉希 Bashīr-i-Ilāhī
比法玛伊德 Bifarm'id
比鲁尼 birúnī
比斯米拉 Bismillāh
布洛姆菲尔德 Blomfield
布什尔 Búshīhr
达尔卡拉 Dárkalá
大马士革 Damascus
次大圣枝 the Greater Branch
大维齐 Vizir
迪亚·巴格达迪 Dīyá Baghdádī
迪亚巴克尔 Diyárbakr
法迪勒-马赞达拉尼 Fāḍil-i-Mázindaránī
法雷顿·拉希米 Faraydún Raḥímī
斐尔道司 Firdaws
费阿曼欧拉 Fī Amán'u'llāh
古奇-希萨尔 Qúch-Hişár
哈比卜·塔赫尔扎德 Habib Taherzadeh
哈迪穆拉 Khádīmu'llāh
哈蒂吉 Khadījih
哈菲兹 Háfīz
哈基姆-萨纳伊 Ḥakím-i-Saná'i
哈吉·阿卜杜勒-马吉德 Hájí 'Abdu'l-Majíd
哈吉·巴吉尔 Hájí Báqir
哈吉·哈瓦尔 Hájí Khávar
哈吉·贾法尔-大不里士 Hájí Ja'far-i-Tabrizí



- 哈吉·米尔扎·阿加西 Hájí Mírzá Áqásí
- 哈吉·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 Hájí Mírzá ‘Alí-Akbar
- 哈吉·米尔扎·布祖尔格 Hájí Mírzá Buzurg
- 哈吉·米尔扎·哈比布拉 Hájí Mírzá Ḥábíbú’lláh
- 哈吉·米尔扎·哈桑-沙哈巴迪·阿拉基 Hájí Mírzá Ḥasan-i-Sháhábádí Arákí
- 哈吉·米尔扎·海达尔-阿里 Hájí Mírzá Ḥaydar-‘Alí
- 哈吉·米尔扎·贾尼 Hájí Mírzá Jání
- 哈吉·穆罕默德-塔希尔-马勒米里 Hájí Muḥammad-Ṭáhir-i-Málmírí
- 哈吉·穆尼斯 Hájí Munís
- 哈吉·纳西尔 Hájí Naṣír
- 哈吉·萨菲尔 Hájí Ṣafír
- 哈吉·赛义德·贾法尔-阿夫南 Hájí Siyyid Ja‘far-i-Afnán
- 哈吉·苏莱曼汗 Hájí Sulaymán Khán
- 哈吉·吴拉姆-阿里 Hájí Ghulám-‘Alí
- 哈拉吉·阿巴德 Khajaj-Ábád
- 哈尼加 Khāniqáh
- 哈齐拉图-古兹 Hāzīratu’l-Quds
- 哈塔穆勒-穆智台希丁 Khātamū’l-Mujtahidín
- 哈通 Khātún Ján
- 哈瓦拉 Harvalah
- 汗·苏克·艾卜耶德 Khán Sūk Abyaḍ
- 汗-阿瓦米德 Khán-i-‘Avámíd
- 汗-朱雷尼 Khán-i-Juraynī
- 赫齐伊-谢里夫 Khirqiy-i-Sharíf



巴哈欧拉
故事集

胡尔 Hurr

吉纳卜-阿夫南 Jináb-i-Afnán

吉纳卜-安达利布 Jináb-i-‘Andalíb

吉纳卜-哈基姆 Jináb-i-Hakím

吉纳卜-哈基姆·拉杰卜·阿里·哈菲祖-希哈 Jináb-i-Hakím

Rajab ‘Alí Háfizu’s-Šiḥa

吉纳卜-哈吉·穆罕默德-阿里-艾哈迈杜夫-米拉尼 Jináb-i-Háj

Muḥammad-‘Alí-i-Aḥmaduf-i-Milání

吉纳卜-曼沙迪 Jináb-i-Mansḥadí

吉纳卜-米尔扎·伊斯梅尔 Jináb-i-Mírzá Ismá’íl

吉纳卜-纳比勒-阿扎姆 Jináb-i-Nabíl-i-A’zam

吉纳卜-纳提克 Jináb-i-Nátiq

吉纳卜-萨曼达尔 Jináb-i-Samandar

吉纳卜-乌斯塔德·阿里-阿克巴尔·沙希德-亚兹迪 Jináb-i-Ustád

‘Alí-Akbar Shahíd Yazdí

吉纳卜-扎因-穆加拉宾 Jináb-i-Zaynu’l-Muqarrabín

加利波利 Gallipoli

加姆萨尔 Qamşar

加西迪-瓦尔盖耶 Qaşídiy-i-‘Izz-i-Varqá’íyyih

加伊姆-麦卡姆 Qá’im-Maqám

贾拉勒-道莱 Jalálu’d-Dawlih

贾拉勒·纳赫贾瓦尼 Jalál Nakhjavání

贾拉勒·纳特奇（胡玛尤尼） Jalál Nuṭqí (Humáyúní)

贾拉利德-丁-鲁米 Jaláli’d-Dín-i-Rúmí

贾迈勒 Jamál

贾萨尔 Jassár



卡巴 Qabá
 卡德-胡达 Kad-khudá
 卡尔巴拉 Karbilá
 卡尔迈勒 Carmel
 卡济迈因 Kázimayn
 卡玛里 Qamarí
 卡尚 Káshán
 卡塔云 Katayoon
 卡扎尔 Qájár
 克尔曼 Kirmán
 克尔曼沙阿 Kirmánsháh
 库尔班 Qurbán
 库尔德斯坦 Kurdistán
 库迈勒 Kumayl
 莱麦丹（月） Ramaḍán
 里达 Riḍa
 鲁霍拉 Rúḥu'lláh
 罗伯特·克里勒 Robert Crerar
 马丁 Márdín
 马尔哈巴 Marḥabá
 马尔韦赫 Marwih
 马赫迪 Mihdí
 马拉维（即哲拉鲁丁·鲁米） Mawlaví
 马什哈德 Mashhad
 马赞达兰 Mázindarán
 马兹拉埃-瓦什沙什 Mazra'iy-i-Vashsháhsh



巴哈欧拉
故事集

迈赫迪·萨曼达里 Mihdí Samandari
迈兹拉阿 Mazra'ih
麦卡提卜-阿卜杜勒-巴哈 Makátib-i-'Abdu'l-Bahá
米尔·伊马德 Mír 'Imád
米尔扎·阿迦 Mírzá Áqá Ján
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 Mírzá 'Alí-Akbar
米尔扎·阿里-阿克巴尔-卡沙尼 Mírzá 'Alí-Akbar-i-Káshání
米尔扎·布祖尔格 Mírzá Buzurg
米尔扎·迪亚 Mírzá Dīyá'
米尔扎·迪亚欧拉 Mírzá Dīyá'u'lláh
米尔扎·侯赛因-库米 Mírzá Husayn-i-Qumí
米尔扎·穆罕默德-戈利 Mírzá Muḥammad-Qulí
米尔扎·穆罕默德-塔基 Mírzá Muḥammad-Taquí
米尔扎·纳扎尔-阿里 Mírzá Nazar-'Alí
米尔扎·塔基汗 Mírzá Taqí Khán
米尔扎·叶海亚 Mírzá Yahyá
米尔扎·优素福汗 Mírzá Yúsuf Khán
米什金-盖莱姆 Mishkín-Qalam
摩苏尔 Mosul
穆尔-马哈里 Murgh-Maḥallih
穆尔希德 murshid
穆夫提 mufti
穆哈兰（月） Muḥarram
穆罕默德·沙阿 Muḥammad Sháh
穆罕默德-阿里·法伊迪 Muḥammad-'Alí Faydí
穆拉·阿里-萨卜泽瓦里 Mullá 'Alí-i-Sabzivári



穆拉·巴吉尔-大不里士 Mullá Báqir-i-Tabríz

穆拉·扎因-阿比丁 Mullá Zaynu'l-‘Ábidín

穆塔萨里夫 Mutaṣarrif

内里兹 Nayríz

纳巴特 nabát

纳比勒-阿扎姆 Nabil-i-A‘zam

纳比勒-扎兰迪 Nabil-i-Zarandí

纳吉比耶（花园） Najíbíyyih

纳加法巴德 Najafábád

纳杰夫 Najaf

纳赛尔丁·沙阿 Náṣiri’d-Dín Sháh

尼亚瓦兰 Niyávarán

努尔 Núr

诺鲁孜 Naw-Rúz

齐卢-苏丹 Zillu’s-Sultán

萨卜泽瓦尔 Sabzivár

萨尔达里 sardarí

萨尔-吉萨 Sar-i-Jisr

萨非 Şafá

塞得港 Port Sa‘id

塞尔-杰卢 Sar-Galú

塞瓦斯托波尔 Sebastopol

赛义德·阿萨杜拉 Siyyid Asadu’lláh

赛义德·阿什拉夫-赞贾尼 Siyyid Ashraf-i-Zanjání

赛义德·哈比卜-阿拉伯 Siyyid Ḥabíb-i-‘Aráb

沙姆斯·比格 Shamsí Big



巴哈欧拉
故事集

设拉子 Shiráz

舒贾-道莱 Shujá‘u’d-Dawlih

苏丹·穆罕默德 Sultán Muḥammad

苏格拉 Ṣughrá

苏莱曼尼 Sulaymání

苏莱曼尼亚 Sulaymáníyyih

塔吉哈 tájhá

塔杰 táj

塔库尔 Tákur

塔拉兹·埃芬迪 Ṭaráz Effendi

塔拉祖拉-萨曼达里 Ṭaráz‘u’lláh Samandari

天佑美尊 the Blessed Beauty

土曼 túmán

瓦尔加（米尔扎·阿里-穆罕默德） Varqá

乌里玛 ‘ulamá

乌玛尔·帕夏 ‘Umar Páshá

乌斯塔德·穆罕默德-阿里-萨勒曼 Ustád Muḥammad-‘Alíy-i-Salmání

吴拉姆-侯赛因 Ghulám-Ḥusayn

伍麦叶王朝 Umayyad

西亚查尔 Síyáh-Chál

希米兰 Shimrán

锡巴瓦伊赫 Sibavayh

锡瓦斯 Sívás

谢赫·阿卜杜勒·侯赛因-德黑兰尼 Shaykh ‘Abdu’l- Ḥusayn-i-Tíhrání



谢赫·阿卜杜勒-卡迪尔 Shaykh ‘Abdu’l-Qádir
谢赫·哈桑-佐努齐 Shaykh Ḥasan-i-Zunúzí
谢赫·穆罕默德-塔基 Shaykh Muḥammad-Taquí
谢赫·塔巴尔西 Shaykh Ṭabarsí
雅鲁德 Yálrúd
亚斯纳亚·波利亚纳 Yasnaya Polyana
亚兹德 Yazd
耶齐德 Yazíd
伊玛目阿里 Imám ‘Alí
伊玛目侯赛因 Imám Ḥusayn
伊斯法罕 Iṣfahán
伊斯哈格-哈瓦里 Isháq-Khávárí
伊扎特-塔毕比·纳加法巴迪 ‘Izzat-i-Ṭabíbí Najafábádí
因沙安拉 Inshá’alláh
扎尔加尼 Zarqání
扎甘迪 Zargandih
至大圣枝 the Most Great Branch
朱奈恩（花园） Junaynih
祖勒·希哲（月） Dhi’l-Hijjáh

参考书目

- ‘ABDU’L-BAHÁ. *Makádtib-i-‘Abdu’l-Bahá* (Tablets of ‘Abdu’l-Bahá). Cairo: Faraju’lláh Zakí al-Kurdí, 1921, Vol. 3.
- Memorials of the Faithful*. Trans. and annotated by Marzieh Gail.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71.
- Some Answered Questions*. Wilmette, Illinois: Baha’i Publishing Trust, repr. 1981.
- BAHÁ’U’LLÁH.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Trans.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rev. edn 1976.
- Kitáb-i-Íqán. The Book of Certitude*. Trans. by Shoghi Effendi.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rev. edn 1974.
- BLOMFIELD, LADY (SITÁRIH KHÁNUM). *The Chosen Highway*.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67.
- FADIL-I-MÁZINDARÁNÍ. *Zuhúru’l-Haqq*. Tíhrá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BE 131/AD 1974, Vol. 8, Part I.
- FAYDÍ, MUḤAMMAD-‘ALÍ. *La’álí Darakh shán*. (Commentary on *Epistle to the Son of the Wolf* and *Lawḥ-i-Sulṭán*). Tíhrá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BE 123/AD 1966.



- HAYDAR-‘ALÍ, HÁJÍ MÍRZÁ. *Bihjatu’š- Šudúr*. Bombay: 1913.
- ISHRÁQ-KHÁVARÍ, ‘ABDU’L-ḤAMÍD. *Risáliy-i-Ayyám-i-Tis ‘ih*. (The History of the Nine Bahá’í Holy Days together with a compilation of relevant Tablets). Ṭihrá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3rd repr. BE 121/AD 1964.
- NABÍL-I-A-ẒAM (MUḤAMMAD-I-ZARANDÍ). *The Dawn-Breakers*. Nabíl’s Narrative of the Early Days of the Bahá’í Revelation.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32. Londo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1953. (Page references are to London edition.)
- SHOGHI EFFENDI. *God Passes By*. Wilmette, Illinois: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repr. 1974.
- SULAYMÁNÍ, ‘AZÍZU’LLÁH. *Maṣábiḥ-i-Hidáyat*. Ṭihrán: Bahá’í Publishing Trust, Vol. 1, BE 104/AD 1947; Vol. 7, BE 129/AD 1972.
- ZARQÁNÍ, MAḤAMÚD-I-. *Kitáb-i-Badāyi’u’l-Áthár*. (Travels of ‘Abdu’l-Bahá to the West). Bombay: Vol. 2, 1921.

关于这些故事的背景以及巴哈欧拉的生平历史，读者可能需要查阅如下书目：H. M. Balyuzi, *Bahá’lláh, The King of Glory and Eminent Bahá’ís in the Time of Bahá’u’lláh*; Adib Taherzadeh, *The Revelation of Bahá’u’lláh* (four volumes); 以及David Ruhe, *Door of Hope*. (全部为George Ronald Publisher Ltd出版)

译自乔治·罗纳德出版社1986年版

巴哈欧拉故事集

Stories of Bahá'u'lláh

编者：阿里-阿克巴尔·福鲁坦

译者：史文韬

审校者：段 娟 成 群

责任编辑：直 路

封面设计：赵晋锋

出版：马来西亚巴哈伊出版社
地址：19A, Jalan Bandar 6/1
Pusat Bandar, Puchong
47100 Puchong,
Selangor
Malaysia
电邮：bpt@bahai.org.my
网址：www.mybahaibook.org

遵循“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的CC协议